新鄭縣志

三

藝文志六

明

宋濂
許魯齋先生贊補

薛瑄
許魯齋先生祠堂記

郁進
幽勝寺碑記補

劉槃

重修卧佛寺碑記 補
屠鏞
新鄭重建廟學記 補
史載德
新鄭甲科題名記 補　重修水月寺碑記 補
陳鳳梧
祭歐陽文忠公墓文 補
王廷相
明故工部都水司郎中進階中憲大夫高公墓誌銘 補
黨以平

石洞寺碑記補
高尚賢
重修廟學記
新鄭縣重修東嶽廟記補
重建清源義勇祠記補
楊處士墓表附碑陰補
和春
重修譙樓記補
郭樸
明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師中極殿大學士高公神道碑補
茅坤
讀鄭風跋補

魯恭王朱頤坦
送高存菴先生之任山西憲副敘補
高拱
懇恩辭免重任疏三首補　鄭大夫子產祠碑記
漢留侯祠碑記　尊恩閣記
鄭聲辯　上巳祓禊解補　與河南諸當事書六首補
方瑜
重修歐陽文忠公祠墓記補
歸有光
上高閣老書補

吳栢舟
重修譙樓記補
張一桂
壽少師肅卿高公敘補
安九域
創置學田記補
劉仲逵
高新鄭處置西邊事宜記補
范守巳
代張夫人昭雪抑枉疏補　代張夫人乞補卹典疏補

郭正域
明太師高文襄公墓誌銘
馬之駿
高文襄公集序 補
徐鉄
新鄭縣儒學創置祭器書籍碑記 補
郭正位
改建社稷壇碑記 補
劉同升
明新鄭令忠烈劉公傳

新鄭縣志卷之二十六

藝文志六

明

許魯齋先生贊　　宋濂浦江人

濂洛之學傳自武夷重纍疊照日星昭垂逮我許公尊聞行知若親摳衣寒泉之靡張皇幽渺蠶析毫絲如皐陶淑問畢其情詞如后羿注矢不失其馳旣入閫域遂升堂基橫經胄監衿佩鏘如祛其人私牖其天爨釋其偏岐挽其九衢德成財達昭用如時黼黻帝治甄陶泰熙明體適用公實庶幾無德弗報四海祝尸嗚呼許公百世之師

見濳溪集

許魯齋先生祠堂記

薛　瑄河津人

新鄭縣西大隗山之左里曰陽緩元魯齋先生許文正公所生地也先生世家河內金季其先人避兵是邑實生先生於里中金太安己巳歲也縣學有祠以祀先生其事具於碑今碑存而祠廢士大夫儀型與凡民向往羣嘆以爲缺典江西鄧麟訓導邑庠乃卽夫子宮墻東隙地搆屋三間作先生像於中以時致祀旣而求記於河南僉憲劉公咸公以推余余猶憶往年過是邑鄧方謀作祠又二年再至祠成矣鄧之志可嘉哉於乎先生之道之德之學所以紹程朱之正傳淑萬世之人心者固不待新學小生之贅贅也獨念是邑乃先生誕生之地祠宇久廢人心缺然無以寓敬鄧能因心興事作新斯宇使

凡進謁庭下者如親炙先生若充然有得而退其有補於天理民彝不淺矣遂書其事以告後之人俾無替於承祀云 見敬軒集

幽勝寺碑記　邵進 邑人

佛故西方聖人焉以太圓覺設一切空以大慈悲度一切衆始於不言而至於無所不言無所不言而至於無言是爲佛法最上乘如以薪傳火薪盡而火不窮也故世尊拈花迦葉微笑超然獨得尚何可以言語求哉其後達摩祖師西來入中國居嵩山少林寺面壁者九年惟傳心宗至今名著宇宙是皆能化人爲善師範後人者也尚朗上人俗姓徐自幼脫障出家卧佛寺既長爲避喧煩移居幽勝寺明五眼淨六根奉戒持身明心摘垢見其性知其幾卓出塵表可謂無

柰佛氏之法矣寺南有大隗即具茨山軒轅黃帝問道于廣成子其遺蹟尚有存者西有黑龍池每歲旱官民禱雨多有感應山川明秀景物穠華對待環拱迥出塵寰超然一勝槪也又豈荒涼野剎之可比也哉一日朗上人屬予爲記刻銘于石故肇其大槪用昭後世見石刻

重修臥佛寺碑記

劉槩 邑人

邑之西一里許有崇岡焉岡之上有寺曰臥佛其創始之由莫可詳惟寺中有碑金時縣令張忱所立其記云唐咸通二年八月於縣城西門內勅賜興福院至宋雍熙三年僧法通重修後罹兵火金正隆丙子僧淨逖福興復修之元末復燬于寇我朝洪武初有僧智淨者

白山西來即舊址創立草堂三間塑彌陀及諸佛像二年勅下改院爲寺寺中舊有石佛卧像因易其名曰卧佛云自是而後住持雖不乏人不過因循保葺而已未有作新之者洪熙改元僧會圓亨始主法席念兹寺爲邑人所崇奉又祝延聖壽之所而狹陋若斯甚非所宜乃殫心悉力蓄貲積財又得諸紳士樂施遂盡撤故宇拓地廣基始建大殿次伽藍殿次天王殿次如來殿又粧塑釋迦藥師彌陀阿難迦葉諸佛無不莊嚴矣天順二年亨公年老復囑其侶圓亮圓達繼之建卧佛圓通二殿甫成而僧行文與亮達等又建金剛殿選佛場鐘樓雲堂以及僧房倉庫庖湢茶寮之屬靡不整潔成化元年亮又獨出己財於卧佛殿前建浮屠七級高百五尺寺之規制于是始

脩經始于洪熙初年落成于成化巳丑凡四十餘年之久經營謀度巍然成一大叢林謂非諸僧之力不可也厥後亭公歸寂亮達各主別席迨成化壬寅間風雨震凌諸殿漸有傾漏者時主僧明全復鳩金而新之煥然如昔亮之徒明英亦當時之協力者念衆僧者力于前全公繼承于後懼其久而事湮也爰礲石以記其始末而備刻樂輸諸姓名於碑陰見石刻

新鄭縣重建廟學記　屠滽鄞縣人

新鄭之廟學久矣盖自宣德至今未有能修飭之者祀殿頹圮既無以妥神靈而堂齋舘舍日堙月廢諸生之問德考業者又無所於其身振作其意氣衆甚病之比者餘姚黃君肅來知縣事顧瞻廟廷

周覽學舍乃喟然嘆曰朝廷以教養吾人為第一事而肅將承任使令廟學不治將何以奉順德意夙夜祗懼圖維作新屬歲荒歉逋回者久之既而曰事有重輕緩急興學重事也顧可緩乎乃言於河南左布政使吳公節督學僉事石公淮皆曰是誠縣令責也為給材木千餘檄令速為之黃公遂鳩工相材而營度之縣丞王昶主簿申福典史紀聰咸協厥志且命耆老董薰專理厥事邑之民富者捐貲貧者効力土木甓瓦黝堊丹漆之具不勞而集舊大成殿三間今以其卑隘不足展祀事增為五聖賢像居殿中者塑繪如制兩廡舊十間今增其四又增戟門如殿之數易石柱於櫺星門而明倫堂東西齋舍神廚倉庫垣墉之屬視昔倍加廣且麗焉氣象軒豁規模宏遠風

致爲之改觀矣于是教諭呂俊訓導羅維珍相與言曰玆學之興我黃君意已勤矣不借重名筆何以昭示後人乃致書京師請予爲記予惟古之治天下者必本於學校三代之教可見矣雖諸侯亦有之學之廢興治道視之以爲張弛今藩省郡縣皆古諸侯任興學立教固職分所宜爲然世之人固有不能究大體祗德意而旦暮弊弊案牘期會以爲能趨走迎餞以爲賢者彼豈知學校之重且急然則黃君之賢亦豈多得哉夫所貴乎學者明道而已聖人之道本于心著于書自倫理之大至于物理之微能精察力行化于家儀于鄉推而達之天下此之謂善學而斯世斯民常必賴之奈何近世學者不知出此讀書而不務明道者有矣悖道而趨利者有矣束書不講僥倖一

切以苟便安者亦有矣波流風靡日以滋甚學者之過患也嗚呼士之所存所立無以異於人亦可愧之甚矣新鄭在昔爲中州文獻地先儒所謂家詩書戶禮讓爲天下先者令文得藩臬邑令之賢篤意學政興廢補敝于數十年之後易卑而高化汚而新凡游斯學者其德與學可不圖與之俱高且新哉靜處以思獨行以求尊宅心制事澡身浴德於聖人之道行之者云何大而綱常倫理小而事物細微於聖人之道明之者云何窮之所養達之所施幼之所學壯之所行吾之培養負荷所以施之家國天下者云何夫惴惴焉不知吾道所當爲者愚也知之而不能自立者懦也始勤終惰衒虛名而忘實學自賊者也嗚呼是豈朝廷教育之意哉且豈藩臬邑令興學崇教之

意哉吾固知新鄭之士决不爲此也工始于成化十八年二月一日訖于二十年二月望日記成俾刻諸石非惟紀成績抑將以勵後人見石刻

新鄭甲科題名記　史義德　邑人

題名記其來尚矣我朝賜進士題名國學郡邑並追其前凡登名者題名鄉學雖曰褒榮寔則示勸懲也吾新鄭甲科人物備載舊志詳矣又刻板置於明倫堂左右成化間復書[illegible]侯吳公仲紀恐敝壞易隳也欲刻石以便觀覽而重不可已[illegible]群賢樂從之時邑丞丁君璽自督部南還並邑幕袁君[illegible]文協力贊相之工成索予題其端予惟學以進德修業而刻名于[illegible]所願望已

在者其善惡邪正固屬彰人之耳目雖孝子慈孫莫之能掩來仕暨後之覽斯石者皆當以此是懼而于文乎亦與有是責也歟非所謂雖曰褒貶實則示勸懲祖乎勗勗諸勗勗諸見學宮碑刻

重修水月寺碑記

史載德

邑新鄭里曰西陽緩有麗地焉壯哉其觀也西接大隗山之麓南臨溟水之源洪塹肥厚烟村遶環皇明正統間住持廣良悟根脫塵善忘形骸杖藜愛慈愛厥幽清靜僻可以澄思慮而明諸心遂開山詣居名水月寺然不過禪房僧舍而已景泰間住持悟善肇造佛殿伽藍殿祖師殿天王殿各三間並左右僧房十餘所同觀廣良益肯堂肯播者乎龍飛初本講繩武不湮師弟本璽憂歲久時遷殿宇廢

㒵倚舍傾頹廼率本秀源然暨社長賈寬等計料督工損壞者易之脫落者塈茨之污垢者丹艧之俾燦然一新儼乎百倍其予悟善又肯搆肯穫者也工成欲後世知寺之始末必得記刻石以傳焉予惟曰記以載事粗迹耳何哉寺以水月名者是不可以無言矣予觀茲工獨占形勝平巒巃嵸高峯截嶭磵石[illegible]嶒嵐聳峙山兮固可名也春樹花蕾夏木蓊蔥鬱横斜松篁奇怪林兮固可名也若夫龍吟虎嘯雲騰風生鶴舞鶯啼日麗春融[illegible]鳥鳴嚶固可名也其以水月名也噫我知之矣嘗夫淵渟既[illegible][illegible]久[illegible]不見其入不見其出澄光數仞耀金沉璧水何如其清哉時可徘徊斗牛光爛太虛尺霧潛形寸雲掃迹茫茫堪輿萬里一掬月何如其明哉水之清即人心

之清月之明即人心之明但水清而忘乎清月明而忘乎明人心之清與明如水月何釋者有云過去心不可知見在心不可知未來心不可知夫所謂過去見在未來者果若何而不可知乎予以爲心本虛靈無物當念慮既往事物未萌寂然不動萬境俱徹即水之清月之明也一有感觸泛應曲當達道達德皆由此出即水之周流無滯月之容光必照也無所謂過去無所謂見在亦無所謂未來其曰不可知抑虛靈無物者乎璽曰吾始得其意矣予喜而酌因敘後山云退之作記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少游謂醉翁亭亦用賦體安知後人不以我記如論如賦體哉見石刻

祭歐陽文忠公墓文　陳鳳梧廬陵人

仁義禮樂公德之隆冠冕佩玉公文之雄犯顏敢諫維公之忠慶歷
盛治維公之功昌黎以來一人而已勳業文章垂範百世維我廬陵
父母之邦發潛考德表在瀧岡公老于潁茲焉卜藏雲仍世守以奉
蒸嘗山斗之望過者必式娟娟晚進瞻仰無繇讀公之文求公之心
如山益高如川益深生甥一東敬拜墓下爰立豐碑石羊石馬公之
靈爽上爲列辰佑啓小子載道以文尚饗見石刻

明故工部都水司郎中進階中憲大夫高公墓誌銘

王廷相儀封人

公諱魁字文元姓高氏其先洪洞人也元季避亂新鄭遂家焉曾大
父成大父亮皆隱德不仕父旺以公官贈工部主事母蘇氏贈安人

公天性仁孝且慷慨有氣節平生奉親無惰容雖菽水之養必求
安之歡如也與兄弟同居財貨盡以屬之不私一錢與人同事遇險
難則以身任之有利即推遜於人貸者或不能償公則曰人且貧不
自適矣何以償焉遂折其劵不取其孝友廉義著於鄉閭類此成化
二十二年鄉舉中式累舉進士不第某年授金鄉縣知縣下車之日
即與父老約曰令不因若財爲若指擊強暴弗以苛政擾若若能順
令則治也父老皆再拜曰諾乃刻廉勵節期自身始冬不必爐暑不
必蓋飯不必肉一布裘六年邑士大夫信而服之且化之賓客之道
其邑者知公之爲民也亦不過望公館穀豪族巨家至相戒曰勿困
其良弱以傷令心齊民非輸稅供役搆訟終歲不入城邑四境之內

蓋訢訢然樂也嗟乎古所謂使民安於田里而無愁歎之聲者公非斯人乎哉時飛蝗食稼四邑禾粟委地百姓洶洶獨公之邑無蝗父老曰政之感也欲聞之當道公曰雖古之循吏亦謂偶然爾予何德以致之卒不自在金鄉六年民戴公之德遂爲立生祠迄于今猶俎豆之正德二年擢工部都水司主事督抽荆州商稅時逆瑾專政黷賄滅公不如意者輒禍及身家同輩求以自完者乃潛公謀以其贏羨賂瑾致瑾悅人有以此諭公者公愕然曰是何爲哉去就之際忠邪之判也君子貴守道貴不失己禍福之來付之命而已矣是何爲哉竟不緇稅私瑾瑾乃益壯之不加害焉乎亦可謂難且不常者矣正德五年陞本司郎中管理薊州鐵冶時政愈剋公乃喟然曰執國

紀律宏濟時艱古聖賢會其際者也今也豈其時哉龍蛇之蟄以之存身神也吾將行之矣乃連疏乞歸今上登極以恩詔進階中憲大夫凡居家十餘年不冠帶不出庭戶非禮燕不入官有官府事閉耳不欲聞子姓有私語有所論刺者輒斥責之族黨姻舊生無以育死無以瘞者公皆給之賴以爲命者百餘家時人以疏傳皇甫謐之流匹之嘉靖四年十月二十三日以正終年七十有六沒之日邑人無少長戚疏皆嗟嘆曰鄉先生逝矣配李氏封安人子男三人尚義尚信俱先卒尚賢登正德十二年進士歷官山東按察司提學僉事孫男七曰擢曰揚曰提曰臚廩生曰掇曰拱曰操曰才孫女一聘鈞州士人黃萬吉曾孫男三人俱幼以是年十二月十九日葬於其原先塋

之次僉事君於予為僚友泣血緘狀來請銘嗟乎昔予獲侍於僉事君也仰其溫然圭璧之德毅然剛方之氣則固已異之矣孰謂不有自哉乃為銘銘曰

道也拯時遜于邱樊不食其實以遺後昆其精其精化為日星朗而天行有是哉 見王氏家藏集

石洞寺碑記 蕭以平 禹州人

新鄭縣治南三十里許有寺曰石洞者右挾大隗左環雙洎南峯紫荊之峯巍然一方之勝境也其規模非壯麗無以聳觀回方而中之殿宇又以妥神梵像尤其所急者歲久荒穢不治住持祖淵慨以重修為己任乃鳩羣貲復搆而新之落成之餘以引禮舍人王君翰來

乞予記之予惟寺既宇則無歸宇既像則無主無歸則易湮無主則
易忘忘且湮無以自理矣此重修之所以不得已也嘗聞佛之道崇
寂而尚空鼻舌身意盡欲無之而一切有爲悉視之若夢幻然是舉
也丹堊眩曜金碧輝煌又昭于形迹之外者適皆樂之又聞佛以慈
悲爲事營慧爲歸是舉也可以祝國庇民可以禦災捍患祈禳莫便
于是又所甚樂者也夫由其所不樂則將違其所甚樂由其所甚樂
則又棄其所不樂者矣然則抑何如而可乎愚則曰佛嘗以無所住
而生其心矣能于無所住之中而求其所主因其所不樂以成其所
甚樂衍其所甚樂以秘其所不樂吾知法象昭昭之際而意言形數
之俱泯矣雖詔之卷臧于寗可也謂之普同于世亦可也是則修之

尚者也否則毀靈局而事土木戕根本而取繁華自廢其所以修矣吾不知乃所謂寂者何如也乃所謂空者何如也乃所謂慈悲智慧又何如也是寺在金以開花佛室名而石洞之攺昉于太和之四年焉茲舉也經始于大明嘉靖甲辰歲八月初三日竣事于丙午歲八月初六日其諸檀越之姓氏則備列于碑陰云見石刻

重修廟學記

高尚賢 邑人

王道之大塞天地而表章必有所始人才之昌由氣運而振起亦非無自表其大而俾聖道之崇隆啓其運而致人才之振奮惟在於學乎故廟像尊嚴人心竦敬聖道彷彿如在而人才之作亦斯爲之地也故斯干之詩以築室之美詠周道孟子治亂之辨以宮室汙池爲

大是故作室盛衰之係也豈於國子宮弗然皆重道崇儒自國都以及
藩服郡邑皆有學校之設以圖五夫子之教爲之宮以安其靈爲之
像以肖其容使奉者有所敬而學者有所宗自是聖道丕顯人才丕
發歲久而有敝敝則玩作新起替以飭一代建學之德意是非有司
之責與新鄭之學由來凡幾更新而人才之輩出亦歷歷可驗夫人
才所以彰聖道也今學又及敝矣科目近亦累之豈非其會也哉邑
尹閔君乃完而美之廟整其敝像新其舊上自大成殿旁及兩廡名
宦鄉賢之祠展禮者莫不有在上在旁之敬而聖道由此益尊聖道
尊則教者興學者勸人才相繼蔚矣茲又非其驗與夫學校舊迹也
修葺常事也崇聖人之道則迹新昌人才之運則事異是可以記云

見石
刻

新鄭縣重修東嶽廟記

高尚賢

天壤間幽與明而已矣非神無以福人非人無以禮神故物之神有能爲人之利者祠之其義古矣山川皆物也戴記以山林邱陵能興雨見怪物者皆曰神國語亦以天之三辰地之五行及山川生財者爲祀典之例王制言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是天子以是而樹威伊訓言夏后懋德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是明王以是而昭德岳又山川中表表而利民尤者故堯之岳名尊官舜之巡狩獨謹記岳之至三公之視望秩之禮古之所恒因焉其在五岳東岳尤爲稱首先哲謂之岱宗其正名泰山也時在齊分望在邊方

孟子輿稱登泰山而小天下舉其高極也自昔奉之莫敢不備而謁齊人祭之必先配林季氏旅之孔子非焉自秦皇而後昆事於七十二代之編錄者泥金檢玉登封降禪後先仍之國朝則歲簡重臣董祀事爲定典焉他凡以身爲敬者亦奔走匍匐其巔麓安其勞適其遐齋而禮之者非極懇信不敢以爲心然以其拘於地而或病於力限於時而不恒於繼於是乎權處而行祠建焉新鄭末邑也環城烟井之餘廟不能五六建而東嶽之祠一其中非信敬之至爾耶祠在南街倉巷窮東之阜俗謂其典司人間嗣息有且靈之朔望則男女過續展虔奠禮拜紛錯俗久以慣莫變也祠故庳以遞歲月垢且欲敝不二於展敬者之志邑人萬貫卿譽韋尤素好敬信神者也爲

之先之社以會者十有三人僉出囊貲弗給繼以告濟於邑人之通得遂貨良材瓦傭能匠坊仍廟趾之舊而創爲之新廈其殿以舞拜臺其前以樂神附其後而爲之寢以邃幽靈廓其外而爲之門以會衆望寢之廣深視廟門廣亦如之而深不及焉神母之座撤廟於寢前後肖塑率度以工其金堊之飾榱櫨之制崢嶸鮮富百爾興新而又藩以周垣森以佳植大較觀之整如截也嚴如闕也潔如洗也平如掌也凡所修創十數餘楹經營三數餘稔昉於正德丙寅之仲冬落於正德己巳之季秋也賈[illegible]等欲爲之石以壽厥事懇予志之予謂爲天下之所尊宜不在於一廟爲天下之所處宜不假於一方其有無於君輩不可知也若何或者曰格思之妙無間屋漏洋洋之感

見於使人神所謂充周不窮不行而至者也而況於大且尊者歟非耶譬猶鑿井而得水水固不專於是然亦不外於是也立廟而有神神固不專於是然亦不外於是也人患不有於神而已矣神何不有於人之患乎是固然矣然三代之祀不命越望庶人非族不祀謡菲廢美沒一也泰山不如林放信耶而肯於非類之歆乎或又曰祀天饗地天子郊社之事也庶人於四季之節百物之新必薦獻之報本故也不專主而已矣此亦曰禱禳故也不專主而已矣何病於人何恫於神乎其然則作廟者之志展敬者之心亦可慰矣於是乎記見石刻

重建清源義勇祠碑記

高尚賢

新鄭城東蓋舊有妙道真君武安王祠云歲久圯壞鴿雀擾棲狐鼠穴壁而伏臘謁者或玩焉靡聳也廼苗儼毛章等社人鳩工庀物度費程時厥祠是新罔愆於素蓋翼翼而渠渠煌煌而濯濯徵邑廁者徵之形而神游八極者域之區也或曰史著虎臣名跡暨斬蛟息水事則二君子者豈不謂古烈丈夫哉廼今之祠俳優喧噪于文禱雜斯不亦媟褻甚乎非類罔歆將或勿顧之愈也別修諸高子曰嘻甚言哉幽明之義大矣夫斯民也庶達士與咸自道孽者與而能一爾惟神之威是故有國者之於民也導之趨故設之象勸率之化故委之典秩協之同故律之刑禁極矣而儉夫特巧壬人售奸淫慾愆忘宪頑行幾昭昭是飾冥冥是安斯豈刑禁可及哉夫民樂于福而禁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也[illegible]其[illegible]之[illegible]

惡[illegible]日[illegible]之[illegible]之明[illegible]胡忌[illegible]之[illegible]

賢[illegible]之[illegible]而消[illegible]者乎古之英[illegible]

祈者亦直之氣聚而[illegible]之[illegible]誠使[illegible]

人為之願以惡之藉無不可[illegible]

為俗人言也作廟記見石[illegible]

楊處士墓表　高[illegible]

處士姓楊氏名相字君佐新鄭著姓也其先汝寧新蔡人始祖[illegible]
為元陜西行省左丞後擇隱新鄭旌賢鄉遂家焉嗣是代有聞人[illegible]
至成化間歲貢亦博雅豈弟君子也處士性忠質氣度宏雅[illegible]
無所累事父母以孝聞[illegible]父重疾憂浮于色徒跣詣濟[illegible]
比還父疾瘳矣論者以為孝感弟名同重之不啻己身[illegible]
遇試事雖遠途處士必躬送甚至徒步弗苦也後弟舉[illegible]
薦仕至渭南尹相處五十年餘愛而敬無忿爭意色觀[illegible]
人自勉典膳如其子二姪亦視處士猶[illegible]也選士止一[illegible]
以詩禮教遂為成儒處士恒居恬淡自[illegible]有[illegible]
自給朝夕足矣胡自累為縈其身坦坦然不[illegible]其家[illegible]

遇凶荒家雖不積而常賙窮乏隨力而施不以頻久萌吝改心若昔
在通大義不務蝕解性喜飲時跨驢與貞陽鎮親友五六輩嬉遊微
醺便發謳而歸雅有黙也氣象處鄉人無忤色見人善必稱聞人疾
必憂問焉以故鄉人無大小賢不肖皆愛敬之生于景泰甲戌卒于
嘉靖乙酉得年七旬有二孺人劉氏亦同邑仕族女甚能婦道事舅
姑孝與處士敬待妯娌和女業悉嫻尤愛紡績性最慈惠冬寒婢或
未絮輒解所衣衣之不令處士知恐以爲累也好聽讀古書遇古人
嘉言善行必識而誦之時述以教子久之臧獲之屬亦解識焉蓋積
習所化也正德戊寅歲卒距生年六十有四葬同處士於旌賢鄉祖
塋之次嗚呼處士可謂夫矣育德而晦孺人可謂婦矣積善而貽然

則不求爲身之榮而終爲後日之名不求爲家之潤而終爲子弟之享孺人雖壽之不償而善將不朽其賢固足以表俗矣彼顯顯者又豈待表之石而後信之世哉見石刻

碑陰

先大夫謨述八泉先生之翁若母也在嘉靖戊子夏其勒石之日爲丁未秋蓋八泉卽戊子領鄉書後游仕齊趙之間久迺今謝官歸始克舉云憶昔先大夫有言吾鄉若楊隱君者蘊德而弗耀後宜昌小子識之今觀八泉歷宰鉅邑咸著令績道不狥時浩然釋綬有靖節風二子曰堦曰墳又咸立本殖學擢穎于庠振振繩繩濟美弗隕斯先大夫之言不旣明徵矣乎而將來者猶未概見也

庸志下方諗諸後人俾永有考焉旹嘉靖二十六年秋八月吉日

高拱識

重修譙樓記

和　春 河陰人

新鄭古邑也編戸狹傳遞繁賦役夥前爲令者餽廪輿馬之需簿書期會之冗日役役焉不遑他及故學宮壇壝廨宇城壘舘舍倉廒荒頽已久有禀禀覆壓之狀而縣治門廡傾頽尤甚宏治十五年寧陽吳公令兹邑始至而嘆曰治以公所爲望官儲爲富民力爲資然棲神寓客臨民養士之屋咸壞漏不治公所不已廢乎賦有定制而祭無竊蓄賑荒卹患斗米匹帛無所于取官儲不已竭乎南轅北駕朝遞暮迎夫以錢募騎以物貸辦給于里閈無虛旬獘端且滋民力不

已疲乎縻祿以苟所職則有愧于心非效忠也務美以急所欲則有病乎民非立政也乃量力授差增驕惜費畜用度謹藏蓄久之民力既紓官儲漸厚于是相輕重緩急以修治之易荒頹以為嚴整變疎敗以為宏麗撤門之卑陋為譙樓五楹不數年而百廢一新凡政之循序而告成者悉稱是焉廵撫重臣薦公才行于朝擢山西太原別駕檄至而樓適成夫令一也昔何冗迫而今何閒暇耶邑一也昔何不足而今何有餘耶蓋人以官利家而公以家處官人以民養子而公以子子民此所以難易異勢而愛憎殊情也昔召伯惠深而甘棠不伐羊祜恩永而峴山墮淚為公之民者聞譙樓之鼓鐘而惕然與寐盍思其警誨之勤乎瞻譙樓之簷楹而聳然出入曷思其經營之

力乎若是則公之致愛民之不忘兩得之矣邑醫官時舉義官谷志等礱石樓側以求予記會太原命下遂筆之俾靡稱以術所職者有愧而務美以急所欲者有警也公名仲紀樓記于灝行故詳乎政而略於制云（見石刻）

明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高公神道碑　郭樸安陽人

新鄭鳳溪先生高公以宏才博學仕于正德嘉靖間敦大樸茂抗志樹節劃歷中外聲績蔚然且學不近名職不避難行無矯飾交無附麗一時士大夫咸推為鉅德偉人位在卿貳而固以公輔期之矣已乃致仕還里臺諫屢薦其才朝廷將召而用之會遘疾以沒公之沒

也伯子已登進士季子久薦于鄉後六年季子嗣登進士十有三年少子嗣薦于鄉其後伯子自郎署薦陟都御史季子由翰林儒臣薦陟少宗伯誥贈公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繼被命入贊機務再贈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再起輔政以策勳加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奕世顯融榮光烜赫褒錫之渥世濟之美未有盛于公者於戲休哉在宋韓歐二氏諫議之純直崇公之仁恕施用未究而貽緒委祉發于嗣人忠獻文忠勳德名世所以褒大而顯揚之者垂耀靡極惟公道德閎碩蘊志含章哲嗣承廸訓範宏闡光大為國元臣視諸二氏曷以異焉於戲休哉君子曰㳒其醉善也已高之先

世有令德至鳳溪公而培植益篤雖寵祿弗侈于躬而功烈大振于後所謂福善餘慶者非耶信矣天道弗爽也公諱尚賢字大賓號鳳溪河南新鄭人先世諱成者元末自山西洪洞徙家新鄭三傳而至贈工部主事諱旺配安人某氏生工部郎中諱魁魁配安人李氏實生公云祖暨考俱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祖妣妣俱一品夫人公性聰穎在孩童凝重若成人工部公嘗試以擊甕事應曰第破甕耳由此大奇之爲諸生日誦數千言遂博綜經傳旁稽子史爲文奇思駿發迅若泉涌篤於行誼而志在經濟若不屑於科名者正德庚午發解于鄉卒業太學試再冠多士由是才名籍甚丁丑登進士始授工部營繕主事調禮部儀制歷

精膳員外郎再陞山東按察僉事尋奉璽書專視學政丁父憂服除
補陝西按察僉事進擢光祿寺少卿在工部分署臨清磚廠利區弊
叢任者鮮能自潔公綜覈出納奸蠹無所容吏有以餚羨試公者嚴
治以法武宗南狩駐蹕清源倖彬籍寵使侮百司公獨抗禮不為下
嘉靖初因災修省許直言時政公在精膳疏近戚漸盛宦官漸恣傳
奉漸多傳道漸少納諫漸難數事時論韙之在東臬肅憲飭法尤矜
於獄礦徒連結煽亂公提兵縛其渠豪齊境遂靖督學先德行經術
校試掄選務嚴以精且力抑奔競所造士多著名于時[illegible]論成
俗歲且歉愚頑相煽構撓法罔利公酌情擬[illegible]剖析明決在[illegible]期奸
痼懲弗貸由是良弱獲信澆俗頓革光祿共事多中貴人伏藏隱奸

勳摭奉制公協其僚稽故典裁浮冗嚴出納覈計美積踰常貪墳亦爲之一新尤謹祀事慶受金綺之賜偶以題奏誤失解任以歸居家築室郊墅玩心理學鄉郡髦儁多執經受業臺諫暨撫按憲臣屢薦公經綸蘊藉學問該博閉門養高罔隨時好濤才逸思可儕詞林云以嘉靖丙申七月十八日卒距生成化甲辰三月十四日享年五十有三歲公事親至孝撫兄子如己子平生至行率以古人自期蒞官率職尤慎典憲持廉秉公無間顯隱且自奉儉約雖躋卿位而器無錯銀衣無錦製其操可知已詩文多不存稿没後蒐輯僅百餘篇爲鳳溪遺稿云鄉人列其行請于上官俎豆鄉祠久而益虔配沈氏端靜慈惠淑德懿範宗姻咸取法焉後公十年卒初封宜人累贈一品夫

入子男五長提夙負經濟才宦轍所至名績著聞歷官南京都察院僉都御史次掇例授金吾右衛千戸次拱歷官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兼掌吏部事忠亮勤恪特受簡知寄以幹樞所以敉沃鎮撫者甚備勳望著于邦國累膺延世之賞焉次才歷官都督經歷次揀邑學生女三長適士人董萬言夫亡守志貞節蒙旌次適鄴人馬斯徂次適知府劉廵孫男七人國彥國子生務實武英殿中書務本務觀務滋務勤務儉曾孫男三人俱幼始公塟新鄭城東先兆之次沈夫人祔今萬歷丁丑春遷塟某地楼自為諸生詣公之文郎知仰公之德後與都憲公同舉進士厚善服官翰林與少師公僚友周旋者二紀餘晚同入贊機務聞公行業家世頗詳茲屢楼

文諸神道之石蓮舉其槩而繫之以詞曰

浩浩河流崧嶽龍從含靈闡秀淑粹攸鍾篤生令哲振古之風毅志齊抗宏受有容茂德而文宣猷以忠偉人鉅公士論翕同積弗大耀施阻于躬彎彼淵泉渟涵泂沖駿發在嗣灝沛奔洪道合明良會叶雲龍策勲敷錫赫奕顯融穹階峻秩光賁泉封孰濬其源邈矣茂宗孰揚其烈維公之功天道維顯神聖元遹慶澤其綿緒業聿隆奕奕新阡佳城鬱葱史氏勒詞永配河嵩見文簡集

讀鄭風跋　　茅坤歸安人

詩非全經也蓋自秦燔經唯易爲卜筮書故得不禁其餘百家盡絶而雜出於當時窮山絶谷學士大夫所獻者或謂詩三百篇悉由里

巷諷誦所傳故秦不能滅以予觀之今竹帛所書而藏之石室者猶或有錯簡而譌文者出焉而里巷之口相授受豈得獨沿而存之二南者孔子之所甚愛之詩也今其男女暴亂之詞已不可讀而至於鄭衛以下率多婦人女子淫奔褻狎不經之辭今之人少知禮義者猶羞讀之而況孔子所刪述六籍以遺萬世寧為列而載之也哉且淫奔之惡至於鄭衛極矣而孔子猶為存之則推孔子當時所刪者何也孔子他日又曰放鄭聲又曰吾惡鄭聲之亂雅樂也其深擯而痛絕之屢矣何至於以其所欲放者而復著之為經也或者求其說而不得謂聖人之所備善惡以示美刺之義殊不知詩之所謂刺者如巷伯簡兮狼跋式微之類大畧讒人佞士暴君亂臣之所指刺其

間足以攷國之治亂得失而備鑒戒徵存亡者是也豈必如鄭衛之詩之謂也哉然則鄭衛之詩僞與曰非僞也大抵詩之言淫謔者爲里巷所布易傳而難滅如今南北所傳聲技之類是也孔子嘗刪之不列於經而其俗之所傳固有不能戶禁而人熄之者秦沒而漢求亡經於天下則學士大夫各采所傳以補三百之數往往雜出而並見之耳予故曰詩非全經也次其說如左俟同志者擇焉見茅鹿門集

送高存菴先生之任山西憲副叙　　魯恭王朱頤坦

太史公云身修者官未嘗亂奉職循理亦可以爲治余嘗以還爲知言夫政有常經而修身爲本治無異法以心感爲先何待求諸外哉中州高存菴先生温文而夷曠直方而振邁且執節淳固而鯁直不

阿杰然有丈夫氣余每接而心重之守兗未及三祀澤洽惠流而編民慕義懷德者無間遐邇盖牧民而返之于身莅事而裁之以確豈古所謂安靜之吏悃愫無華者耶意者尚遲歳月俾其湛恩汾濡暢衍乎東魯而懷生者浸潤承其禔福斯快事也乃以入覲課績為最又擢為山西憲副雖我宗藩懷其有道挹恺咨嘆往往而然况於士民望風仰流者宜其攀轅卧轍而難其去也又况齊魯適值大侵民多流困者而鄒滕尤劇借使尚得存菴憫然莅其位者數月則所以取羨補闕赴民之阨困生死而骨肉者必有其方今且不可挽而去此余所以怏怏不獨以其私云爾雖然存卷挾文雅飾吏治入固知其裕如也至負孫吳之智勇而持重老成盖伯仲乎充國孔明而知

者或鮮甚行且詞凶西之刑憲其得情勿喜因其天性然太原所以
藩蔽京師而控禦厥門蓋要害之區也至康而明如存菴以治民必
無冤而喁喁思嚮者唯恐或后幸際宣大晏然無事則忠厚長者之
道固得與民休息設或一旦邊防有警鼓思嚮之民出塞上而折其
鋒使敵人飈逝灰滅武夫靡靡而奪之氣者蓋必緯然爲之無難此
余始以竟不得遂澤爲恨繼而未嘗不喜太原巨鎮得存菴爲重也
詩云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夫以吉甫文儒也能兼武而取法于天下
余知存菴學術猶之乎吉甫則其異日以文雅武略而取先天下功
烈當有赫然可觀者茲非余之望歟余辱知於存菴非一日矣于其
行且揚揚以喜者何也蓋以太原得存菴則京師之根本益固而天

下安矣故不敢致私情於一己而重以爲天下賀

懇恩辭免重任疏　　高拱　邑人

臣方伏卯樊忽聞綸音諭臣以大學士仍掌管吏部事焚香跪讀竦惶無地蹴踖循墻敢布腹心上干旒扆念臣本以[illegible]菲冒躋樞筦受恩不啻泰山之重報効曾蔑鴻毛之微乃嬰狗馬之疾逾甘[illegible]鑿之分每惟負國恒自汗顏茲乃謬荷記存特頒寵命既[illegible]其[illegible]復假以事權顧臣止足久安何敢望於隴蜀而今[illegible]人誰肯於能魚矧吏部統叙百寮爲天子平均四海必其至正乃不[illegible]於干託之私必其至公乃不狃於愛憎之素必有[illegible]之才乃可以[illegible]羣品而當其用必有獨照之鑑乃可以破似是而識其眞至如臣者豈其人

哉於正於公雖嘗自勵曰才曰鑑實則未能將何以仰副九重之簡
求俯答輿情之屬望乎伏願皇上收回成命俾臣仍守退閒別選殊
材以充大任庶聖主有資於治理而愚臣獲免於顛危臣無任祈請
懇切戰兢之至

乞恩辭免部事疏　　高拱

臣昔告病家居荷蒙先帝聖恩召還內閣兼掌吏部事已二年餘矣
臣于去歲曾五疏辭免部務未蒙先帝俞允茲恭遇皇上光登大寶
實惟新政之初凡一應政令與凡一應禮文俱屬閣臣議行且先帝
梓宮在殯山陵未造一應喪儀亦俱屬閣臣議行臣竟日在閣辦理
更無時刻可以到部吏部進退百官治亂所係臣既身不能到若非

別委之人必至誤事臣所以不得不言者也伏望皇上俯垂鑒察容臣辭免兼任庶臣得以專心在閣仰禆聖政臣無任祈請懇切之至

又疏　高拱

臣荷皇上倚任之隆自當勉強竭力摩頂放踵以報恩遇而辭免部務安敢復以為言乃事理所在則有不得不言者夫部務固重而閣務為尤重使得兼理何敢推辭若不得兼則當從其尤重者乃人臣陳力就列之義也茲惟皇上新政之初機務旁午臣忝閣臣之首竟日辦理尚不能前而暇及於他乎況銓理機務乃臣本職昨先帝大漸之時召臣等至御榻前面授曰東宮幼小朕今付之卿等輔佐則是先帝之專託固在於輔佐也臣既受輔佐之託自當日在左右奉

贊萬幾而又敢及於他乎不暇及不敢及而不以辭則銓衡之職必至曠廢是又臣之罪也伏望皇上鑒臣非敢辭勞非敢釣譽非敢避怨非敢遠嫌賓出一念為國之心容臣辭免部務庶臣得以專心輔佐以副先帝之遺言以裨皇上之新政而部務有人專理亦不至於廢弛矣臣瀆于天威無任戰兢祈望之至按穆宗宰輔倚任之隆未有出文襄公右者而公亦

勇于當國闢方正直不稍依阿一時聲華意氣籠蓋朝野在公當時非不知位尊則羣謗集任重而衆怨會觀其辭任及免部事諸疏勤勤懇懇至六七上而上終不諒其苦衷寄託倍切乃至權閹側目覬望者益深我先之懼遂成相軋之勢而公竟不能一日安諸其位矣公在政府五年疏甚多特載此三篇以見公出處之大而嘆公對震川所言讀易而得於消長進退之理為不謬也

鄭大夫子產祠碑記　高拱

或問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宋儒吳氏云數其事而稱之者猶

有未至也然乎曰後儒成心未化事務苟求自大賢而下皆不免焉夫謂數事而稱者如以某事見其恭以某事見其敬以某事見其惠且義是數事而稱也今臣行己恭是無往弗恭也事上敬是無往弗敬也養民惠使民義是無往弗惠且義也立身事君治民之理具矣則何爲數事而稱子云君子道者三君子之道四豈亦數事而言猶有未盡者歟且大學稱文王亦止曰爲君止仁爲臣止敬爲子止孝爲父止慈交人止信五者而已豈亦謂數事而稱者歟曰子產之才不勝其德其於聖賢之學則槩乎其未有聞也然乎曰聖賢之學以孔子爲宗孔子不云乎恭則不侮事君敬其事惠則足以使人好義莫敢不服茲固聖門訓旨子產有焉烏在其爲槩未聞也哉又聞栗

輿濟人何如曰此蓋偶爲之事以大夫而愛人如此其有古之遺

里巷猶有稱焉惠而不知爲政然乎曰子産誨之門時如之都鄙有

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閭井有伍子産豈不知爲政者但偶逢徒涉

遂以乘輿濟之圖非不務爲政日處水際而專以乘輿濟人也且節

知孟子言徒杠之成必十一月輿梁之成必十二月非四時皆可爲

也洧出西山至近郊溱乃合流平時深及膝而已夏秋間雨則山水

泛漲高十餘仞奔騰而下不可以橋也子産乘輿濟人時月無紀豈

其十一二月不成杠梁止假乘輿哉孟子恐人崇尚小恩有乖大體

乃借此以立論非真謂子産不知政也曰聖賢亦以乘輿濟人否曰

不爲也亦非必不爲也或亦偶然而已焉則無不可者譬之救荒者

然彼其素有善政使家給人足大殺不恇上也野有餓殍開倉以賑
次也若道遇餓殍且死而簞有餘食則亦飼之豈謂吾自有賑恤之
政竢其自及雖遇餓殍且死雖有餘食亦必不以救歟又豈遂謂不
務為政日携簞食索餓殍於道而救之歟子產之事有類乎此但無
關於政不可為常故孟子借之立論耳雖然此自孟子事也若孔子
論事必得其實論人必當其情借以立論者則無矣以上二事後人
未達聖賢微旨遇有譏評遂滋千古之惑予特為之明其意刻石祠
中諭諸來者見文襄公集

漢留侯祠碑記　　高　拱

龍之為物能升降上下興雲霧澤下土非人所能致也而古乃有豢

龍氏者何蓋龍有欲故可以所欲豢之可豢故亦可以圖也雖然此凡龍耳若神龍則不然彼其心無所欲而變化莫可測其所食猶凡龍也卽豢龍氏之食亦未嘗不食也然一食卽去而不知其爲何人而亦不能其爲何處夫若是孰得豢之不可豢也況可圖耶漢興佐命之臣三傑爲最而三傑中智莫如留侯才莫如淮陰乃淮陰竟以反誅噫乎淮陰豈嘗反哉徒以其豔於功名之際不能自脫故有以堅高帝死之之心而遂不能免也今觀夫分地稍遲則失期不至欲王齊急則請假王降爲淮陰則怏怏無聊羞與噲等伍惜於功名何如者帝固以爲信之才若彼而其功名之念又若此使吾在固有所以處之者吾不在則嗣子安能處之處之而不當意信其可但已乎

脫如分地遲奚啻失期脫如欲王急奚啻請假脫如有淮陰之禍奚啻怏怏羞伍噲等嫌釁一起則嗣子者必且為所魚肉而尊主之天下其能如信何故必有以死信而後吾乃可以死此固高帝之心不能時刻忘者也而信亦豈無所以致之者歟悲夫以信之才可以雄視千古固亦龍也而借其號於功名之際不能自脫則其為龍也亦是故嬉為人所豢而卒為人所圖也若留侯者雖則以身從漢與黃帳中然或去或來其超然不羈之意已久孚於高帝之心至其成功也侯之則侯食之邑則食而亦漢廷諸功臣伍也而曾未有一毫自異離羣之迹乃無何自引以去謝跡人間使天下之人徒有咨嗟嘆息而竟莫識其意之所在是可得而豢歟抑可得而圖歟然則侯

亦神龍矣哉或曰侯不繫情於漢獨奈何繫情於韓而必爲報讐嗟乎忠孝丈夫之大致也父之讐弗與共戴天君猶父也有君父之讐而不以報非夫也是故侯之志始終乎是焉惟其志專報主而無所繫於功名之際是故卒有以成其志而亦卒無以累其身譬之神龍者雖不可豢固亦不可犯也而驅風鞭霆索天下不義之人而擊殺之亦未嘗不爲也詎祇謂不可豢而已哉若是則可爲留侯也已矣

世傳侯爲韓人而自昭侯滅鄭遂徙都鄭越百四十有七年而後滅於秦則侯正鄭人也而鄭故無祠寺乃特易地一區建祠祀侯蓋不惟鄉人之後進寓景仰之意而父母之邦英爽時臨或亦有所依焉乃寺則爲迎送神辭俾奏之以樂尸辭曰

摧嬴楚兮報韓偕赤松兮棄人間横四海兮神遊懷故都兮暫還瀟之水兮陘之山桑麻蔚兮春草斑恨美人兮未來徒怛鬱兮心顏右迎神

蕙蓋兮蘭旌被芰荷兮帶杜蘅愉將語兮未然觸光景兮烝烝瑶席兮瓊芳紛竽瑟兮滿堂神連惓兮留予打霅貺兮明明日易暮兮懽情多神思歸兮可奈何右降神

風欻舉兮雲中杳天際兮冥鴻吸顥露兮餐霞舞蒼景兮御風思君兮太息河之渚兮山之側踵芳武兮逍遥緊安施兮矰弋右送神見石刻

尊恩閣記

高拱

昔我世宗肅皇帝以神道設教實敬事天地神明垂四十五年罔有

敫怠嘗命宮中作諸神像間以賜輔弼近臣時拱備位內閣得賜凡十軸其五各有龕龕以絳紗龕下各有桌桌各有器每副鑪一燭臺二瓶二內有翠花海燈一上有罩小瓶一內有匙有筯各盛以黃匣計數其上拱皆祇領以歸顧居室湫隘不堪供奉乃於縣治北重陽觀後覓隙地一區築基建閣奉安諸神像之有龕桌器具者蓋不惟得敬遠之義而于先君之賜亦得以尊崇無褻於是名之曰尊恩閣而觀之名亦因以易之隆慶壬申拱得還里而閣適落成乃爲之記其事閣凡三楹經始於隆慶元年二月成於六年十月其典守而焚修者道士李微太等也見文襄公集

鄭聲辯　高拱

或問孔子曰放鄭聲鄭聲淫乃朱子註鄭風云鄭衛之樂皆爲淫奔然以詩考之衛詩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詩才四之一鄭詩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詩已不翅七之五是則鄭聲之淫有甚于衛矣故夫子論爲邦獨以鄭聲爲戒而不及衛蓋舉重而言固自有次第也安成劉氏則曰鄭詩之有緇衣羔裘女曰鷄鳴出其東門數篇乃樂中之玉也他如大叔於田及淸人詩雖無足尚猶幸非爲淫奔而作若叔於田則亦未免有男女相悅之疑是其二十一篇之中曉然不爲淫奔而作者五六篇而已故曰淫奔之詩不翅七之五然自昔說詩者惟以東門之墠與溱洧爲淫詩今朱子乃例以淫奔斥之者蓋即其亂而得其情正以發明放鄭聲之旨不然則衛齊陳詩諸篇非無淫聲

夫子何獨以鄭聲爲當放哉其說是否曰鄭詩非鄭聲也鄭聲非鄭俗也孔子云惡鄭聲之亂雅樂夫鄭聲者鄭之樂也鄭聲雅樂皆言其音非指其詞誰爲古調鄭乃新聲新聲人多悅之故能亂雅若以淫媟之詞歌於里巷者爲鄭聲則明是邪褻何能亂雅乎且淫媟之詞歌于里巷者固非所以被之管絃金石奏之宗廟朝廷者也則何謂鄭聲昔魏文侯曰寡人端冕而聽古樂則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曰夫古樂和正以廣以文以武以相以雅君子乎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夫新樂姦聲以濫溺而不止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今君子所好者其溺音乎夫樂者與音相近

而不同此又鄭衛之音之說也惟其相近不同故似是而非能亂雅樂夫子所謂鄭聲淫者以此誠謂其聲調淫靡流蕩能散人之心志而使之懈慢放逸之耳非謂其詞語之淫媟也而朱子乃謂淫為男女淫亂之淫而以鄭聲當之又于鄭詩詠他事者力改舊序而強解為淫奔之詩以合聖人放鄭聲之說則亦甚牽合矣自淫之義不明遂使談風俗者云鄭土狹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會聚故其俗淫然則故鄶地也為鄶國時亦土狹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會聚歟而何鄶詩之不淫也衛齊陳[illegible][illegible]鄶[illegible]亦有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淫[illegible][illegible]惟東門之墠與溱洧為然其亦諸國等耳乃力攻舊序以多其數而謂孔子舉重而言蓋非惟不得鄭聲之說亦非淫之本旨也 見文襄公集

上巳祓禊解

高拱

予每見世俗上巳祓禊事以爲乘時行樂云爾而未會其義及觀周禮女巫氏所掌乃知先王愛民之深而用意之周也葢祓之言除也禊之言潔也所以蕩滌其舊染而禳却其疾災也然歲時行焉非獨於暮春亦無取於上巳也乃後鄭俗有執蘭之事而惟於三月上巳巳之言祉也所以昭受乎福祉也而必於三月者氣淑景暢可以除舊而即新也黜之溱洧風雩蓋有取諸此也柰何後世之不知乎此也泛酒者縱其狂賦詩者逞其技於是有石壇金堤之賞有華林疏圃之遊甚則摯虞泥曲水之說束晳詭心劍之對而先王之意荒矣嗚呼古人非不乘時行樂也而其意固有在也後之乘時行樂非不

猶古人也而其意則不在矣故修禊一也得其意則爲祓除之舉失其意則爲流連之行雖細事而不可以不察矣予欲世之人以先王之意而修祓禊之事也於是乎解（見文襄公集）

與河南李巡撫書　高拱

聞公議爲敝縣築城多感第今民財敝匱年歲凶荒重大工程豈宜輕舉望姑已之待豐稔之時不妨再議敬謝盛誼並布鄙悰惟體亮幸甚

又　高拱

修城一節有勞經畫僕昔力辭實出衷悃而公乃謂地方公事非爲僕者且錢糧已集工役已興故僕不敢復言第聞供役者皆鄰境州

縣之人則甚不可夫新鄭之城新鄭之人所以爲固者而乃使鄰境之民雜家室裹餱糧荷畚鍤疲筋力風飧露宿爲他人築城則豈不拂人情而斂怨乎望亟命散之乃所以爲愛也若夫磚石亦只宜於本縣從容設處如取於外處不惟累及他人而遠亦難致亦非計之得也大抵此事非可急促而爲況既有設處錢糧本縣亦自有可偃之人可庀之物何待外求乎若爲僕修城爲城召怨非僕平生之所安也惰愛敢布腹心惟照亮幸甚

答河南楊巡按書　　高拱

承諭拿獲詐僞甚感此輩流行四方指稱誆騙無所不至乃爲日已久曾無誰之何者今得就擒具足爲快徹謝敝邑自成化年來

無一進士官以故善政甚少如前令者昏闇無爲事皆吏書與皂主之任其所爲上司提差者喧罵公堂則以銀錢買其去百姓無主不可以爲縣也新尹匡鐸廉明公正敏於幹事數十年來罕見者到任之日百務修擧且痛懲前令之弊衙門□□乃吏胥皂暨各提差者不得遂意如前遂各造言流謗惴惴□□恐匡或懷疑異願公爲作主張明諭此意令其放心展布且訪其造言者繩之以法務息此風則不惟匡得以行其志而後來者亦可以立不然人情以好官爲戒必如前令而後已於羣小則□□以去乃爲如縣事何□臺當道此等情狀或不得聞故用奉告願君之垂督之也

答河南查大參書　　高拱

辱書問深感愛念之殷民壯客編足蘇民困添驛一節過承留意亦可少甦奔走之疲第鄭州驛馬驢既多而縣驛亦有五十三今議新驛止二十五則往來接應不敷翻貽重累仍須有處可也人回草草復謝不悉統惟情亮

答開封張太守書　　高拱

遠承開示種種是公有大造於敝邑也敢不知德設驛一節初以鄭州新鄭馬驢既多而新驛獨少往來不支反以爲累故有與永新驛相同之說止爲馬驢言也若夫廩給則不必有鋪陳則不必備當如阜城荆陽二驛故事則就中所省亦多矣盖添馬驢所以蘇民困也若添廩給鋪陳以奉過客爲何故願於此處再裁酌也還報孔急日

務婁懷不能覼縷惟照亮幸幸

與新鄭縣尹書　　高拱

敝邑得借寇君可為厚幸茲有言相告僕雖世宦然家素寒約惟閉門自守曾無一字入于公門亦曾無一錢放與鄉里今僕在朝止留一价在家看守門戶亦每嚴禁不得出外生事假借放債然猶恐其欺僕不知而肆也故特有托于君儻其違禁乞即重加懲究至于族人雖衆僕皆教之以禮不得生事為非今既有生事為非者亦乞即繩以法使皆有所畏懼罔敢放縱如此有三善焉一則使僕得以寡過一則見君持法之正罔畏于勢而無所屈撓一則小民亦知戒使家族之人知守禮法而罔陷于惡豈不善歟古云君子愛人以德不以

姑息僕之此言實由肝膈願君之留念以上俱見文襄公集

重修歐陽文忠公祠墓記　　方瑜嵩州人

宋歐陽文忠公卒葬于開封府新鄭縣之旌賢鄉韓魏公爲作誌銘蘇少公作神道碑名卿推崇恩卹優渥殆極一時之盛自熙寧以來五百有餘歲矣時物易遷興廢靡常國朝宏治中巡撫徐公恪修之既而就圮方伯楊公子器文復修之今年二月瑜行部密邑瞻拜于墓下藹然荒壠惟破屋數間冥器之屬半沒土中至求韓蘇二公所作碑銘而讀之亦摧剝已久不可復見喟然嘆曰此先賢衣冠之藏也顧荒穢不治若此乎密令艾君儒聞之請以身任其事乃撤舊址萃羣力中爲堂三間東西爲廡外爲門各三間周繚以墻凡九尺未

二月而告成載率諸生歐陽岐等祈記其始末于石瑜嘗論二公之文而有感焉韓公曰直道而行屢以讒蹶卒竄而知惟帝之哲蘇公曰匪不用賢有孽其間三起三僨保其初終未嘗不嘆公之既蹶而立既僨而起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而其道愈久而愈光也蓋公以浩漫宏博之材而濟以剛方正直之氣議論風采抗絕流俗難一世之人望者懾遇者避而莫與爲侶蘇夫作等乃甘心焉初貶夷陵再遷滁州又再屏括潁上將以抑其才也而適以益公之才將以毀其名也而實以成公之名如斯而已及其定也肆受殊寵入參大政生榮死哀始終無憾迨至于今追餘遺韻在祀于孔氏之庭天下之士勃然興起以通今學古爲高犯顏敢諫爲忠濟時行道爲賢原斯道之

廣也而豈祠公之意哉且公嘗治開封繼包公威嚴之後務為簡易不求赫赫之譽遺愛罔讓于子產厚德有加于卓茂甘棠之蔽相鄉之朴所以繫邦民之思垂後人之勸者尤莫切焉而況文章氣節震耀凌厲與天地爭為久長而不朽者乎瑜也待罪于茲得拜乎祠墓而與執乎掃除之役又以廡祠託之公側竊附于韓蘇二公之後庸非幸歟芟君儒江西崇仁人潔巳愛民懋乎來績可謂聞風而興者矣是為記見石刻

上高閣老書　歸有光崑山人

某竊惟天下之事變不可測而其勢之所趨必有端而可見古之所謂大臣者必能默察其微而制之于無迹故天下常固而不傾傲不

能制制之于既形事已然而後持之猶可以力振而不至于亂夫惟有天下之才與氣足以建置一世而不肯隨時委靡者爲能然夫不制之于微者非其不能也方其時而任未及我也迨其既形而及我不能制之于其微而制之于其形則覩其微者爲力尤難而後見君子之材與氣夫如是故天下之勢方且將潰而復濟其趨方且四出而有以收之天下寬然賴其治安非古之大臣何以能此自古天下無二百年無事者先皇帝歷代新天子承統繼體四海之內欣然望治此世道升降之機也若乘其微而制之則當在先皇帝之世矣今不敢論其微而論其于大天下之勢不可失也天子之大臣當爲天子持其權不使至于旁落朝廷清明宮府一體而後天下之事使之

左則左使之右則右惟吾之所爲以求承平之理若其權稍落而不收則天下之事無一可爲者矣天子新即位進用二三大臣而明公爲首天下莫不翹跂以望明公今日之所弛張錯注而今天下之勢已形矣天子端晃深宮而以萬幾責成臣下聖度曠然有天道爲而不宰之盛德然其權恐有竊竊于其旁者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又曰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此所望于明公朝夕陳戒于吾君者明公一日釋位而去天下愀然失望以爲天下之勢莫能爲天子持之也且今天下之治體可知矣世之說者以爲三代各有所尚而我國家之政尚嚴蓋未有考其實者太祖承勝國之後其嚴有時而用自永樂以後大抵朝廷之政日趨于寬歷五聖至于孝宗仁恩淪

淡號爲本朝極盛武宗之時宦倖盈朝盜賊陸梁強藩竊發天下號
稱多故而元氣未索則以國家百餘年至我孝皇培養之深也先皇
帝威福自操廷臣時有誅戮而天下之治未嘗不在于寬今天子仁
恕慈愛天下莫不聞而朝廷之政反若急促而無聊近衰世之風此
不可不憂也夫祖宗之法未有可以輕變者宋至熙寧之世承積弊
之後當宜改絃更張之日神祖以英睿間世之資銳然有爲始用王
荆公爲新法而天下之士羣起而爭之君臣力行不顧治至紹聖以
後之紛紛而國勢遂不可爲今日朝廷所守成憲未嘗下一令更一
事而使者所至日求變法遂至朝令夕改國異家殊人爲宗均田賦
役之政著在令甲者悉非其舊矣宋之君臣相與力排天下之議以

秦鞅法以天子宰相之勢終不能以力勝天下而刧持以必行今一使者輒能改祖宗之法行之一省天下轉相慕效國家典憲蕩然生民皇皇未有所定且廷臣建言者爭出一事為新奇可喜之論鑽求刻覈無所不至公卿攉遵其意每輒下所司行之大抵皆希合當世以為迎促之政民何以堪之嘉靖累數十年不赦改元一赦此天地解而雷雨作曠世之恩也有司拘牽文義罪人不得赦者什五寬租之文虛被而遣使旁午誅求甚于前謂之理財而財愈乏謂之治兵而兵愈耗謂之馭吏而訴詭倖捷姦諛嵬瑣者爭先而為謾欺有廉節之虛名而懷排陷之險計有薦舉之浮詞而致結納之私情有幹辦之小能而行速化之謬巧令天下之勢既未有所持而頁之紛紛

如此一切歸于刻盤而川圖兵弱吏與盜賊縱橫卒束手而無策徒以支吾目前爲不終月之計故某謂今天下之勢不能制之于微而制之于形必有天下之才氣負天下之重望如明公而後能當之今明公優遊湖靜以坐觀天下之變是豈天子所以簡畀明公與天下之所以望之之切乎昔者嘗奉明公之教謂讀易而深有得于消長進退之理竊謂明公以此行于一身可也若六十四卦天下之運遇環無窮而乾復姤坤一否一泰一損一益世道之升降在明公不可辭也某仕進屯蹇九試于禮部晚爲明公所甄錄而黽勉爲吏以古人自期不敢負明公之教行之二載湖山儕遊之鄉頗知有蓄而動與時忤排擠乘之明公常語及往時興化守之被讒至延論以發小

人之數狀令議曰方張孤危之迹無大人君子以爲之依自分無所復用于世已投劾而歸欲以餘年發明先聖之遺書又面受明公論春秋之大旨仰當從事是書稍加論述俟有所成重跡造門以求是正惟明公不拒而進之方遣人赴都求請勅命併上乞骸骨疏特迂道候起居輕瀆威重無任隕越惶恐之至見震川集

重修譙樓記

吳栢舟 訓導

新鄭惟古鄭國縣治門舊建譙樓司啟閉也歲久傾圮縣尉昝君來判是邑患其弗飭也輒圖新焉始而長吏治之旣而當道沮之嘉靖乙未春君攝篆事喟然嘆曰茲樓其有興乎乃弗嘵聲議弗費帑資自凡材用區畫惟悉於是謀之木工而棟也宗也桷也栱也集謀之

陶人而佩也甓也集謀之繪士而丹也堊也集庀材鳩工仍舊相宜木植之腐折者以易瓦埴之殘缺者以更采飾之漫漶者以鮮工善役勤展力并作旬日乃落成爰推餘役凡儀門吏舍藏獄之所率皆葺之于時縣治修爲美觀邑人咸相稱慶謂斯樓之中興也庠生蕭翁壽官杜秉徵余以記余惟泮宮閟宮詩人頌之而力役春秋所重盡義以興役雖弛工滋財庸何嫌刱茲麗譙節晨昏警作息義所先者皆君負能爲之才乘可爲之幾成當爲之務顧惟纘緒克用鼎新是宜頌諸詩而美于春秋也方且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非以義制事者其能爲君明光於上下勤施于邑善政宜民績用孔彰非直一樓已也茲役之作雄花封之偉觀占蓮鄉之美政樹之風聲

宜永有饗于茲土據君誥報忠孚挺宜[illegible]亂民[illegible]

邱借寇無蘇乃伐石紀事以昭義舉云（見[illegible]刻）

壽少師肅卿高公敘

張一桂（祥符人）

皇帝御極之五年十二月十三日今少師肅卿高公初度之辰蓋春秋六十矣于時中朝諸大夫僉謂公之壽關于天下國家者大也謀所以觴之謁余言爲徵余念從公周旋最久辱公愛最深則知公而當有言宜莫先于余者遂爲之敘曰余每讀書君奭至天壽平格保乂有殷輒有味乎其言之也昔高宗舊學于甘盤而公旦之相成王實領冢宰之任以故商周之治赫然爲後世規焉夫使甘盤弗遇則恭默之德其胡由成而召呂畢散諸賢豈無可以稱冢宰任者而必

以歸之公此其意可以常度窺哉中州環嵩少大河之勝風氣攸萃爲古聖賢發跡之區而公鍾英毓秀實生其間髫歲承家學負經濟才爭射策登進士委蛇玉堂之署識者業以公輔期之首侍今上講讀于潛邸肅翼聖功鋪宣王路出入啓沃者歷九載于茲雖甘盤弗踰矣當先帝時由大宗伯晉參密勿若預備之以遺上者又匪直舊學已也上嗣位初會有流言動公者公赤舄几几蓋依然居東者三年焉上明聖雅知公念公不置旋以特召起公且命兼視冢宰事卽古公旦之寄也公感激知遇矢竭股肱諸瑣細者不必言如定國是辨官材飭法度阜財用詰戎兵撫夷狄有關于經濟之大者罔不殫心悉慮期底于理辰趨綸閣午入銓曹比日旰歸里第則上諭曰事

者又冠蓋相望也公可否淑慝訏謨侃顯此在壯年强力者猶或難之乃公無斁恩無倦容垂紳正笏裕如也夫迫我明興用舊學登政府者代不乏人其蔑所建豎者無論已即三楊金黃諸君炳炳琅琅者果有如公得上之深而上任公之至者乎果有以三孤領冢宰身兼甘盤公旦之任者乎抑無之也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荃宰一德爲奕乎千載矣歷觀古賢臣佐命載在簡册者率皆黃髮鮐背老成之士蓋掀揭之業非旦夕之效天之有意於人國也故如此曾闕宮之頌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夫以區區之魯猶有如岡陵之臣况天方純佑我國家而可無三壽之佐乎嘗私考公降嶽之期實在正德之壬申歲云當是時庶政浸隳强藩內訌誠岌岌乎殆矣意者天

心有所厭故篤生公以光輔一代之治歟不然何自公輔政以來百度用康皇稜四抗外夷獻琛於遐方南酋繫頸于炎徼歲甲一週而治忽若相反歟天心不可見今竊以今人事徵之也抑又聞之南山蓼蕭之雅說者謂作于成周太和之世蓋善其時也借使今時事多艱聖躬宵旰則公方且焦勞稱上意日皇皇矻矻雖欲舉諸大夫之觴暇舉之乎否也公既焦勞于前則百司庶府各蒞其職亦且日皇皇矻矻雖欲稱觴于公暇稱之乎否也惟公翊贊聖登之績盡章章如是故以恬以熙諸大夫得雍容爲壽附于南山蓼蕭之義蓋亦知有所自耶語曰上壽壽國其次身公之謂矣歲一陽之月長至上設九賓開閶闔于時公率羣臣稽首獻萬歲之壽聲殷殷徹殿陛焉乃

公誕辰適在二陽之月而諸大夫維有今茲之舉君臣胥慶亦可以見一時明良之盛哉先是諸大夫議稱觴公辭之懇諸大夫持初意甚堅不克辭余知稱觴者非公意也以故一切世俗祝頌語不敢聞于公姑述其梗概如此以復諸大夫之請云見張宗伯集

創置學田記

安九域禹州人

大學以養士為先國家以育材為要自古郡國庠校學田之設凡以為養士育材計耳鄭庠缺此典久矣是以寒士無賴廢業者苦于奔走乞哀者困于抱帙無異乎心田之日蕪也時鄭之良牧晉陽甲科岐翁馬老先生雅重文軌作興士類設田養士方有事于圖維適興城弼翁李老先生以庚午大魁丁丑秋來署鄭庠教造士以嚴率人

以身士之沐春風者將不日而化矣目擊貧生持刺告竭者紛至悵不懌于是謀諸鄭士郜生子貞李生馨欲創學田以養貧生以培士節貞等承命謹唯唯不數日得邑民高定田百四十七畝持券以報翁遂捐金三十兩八分如數以償自是貧窶無田而有田義哉此舉也可以風矣時有高生諱埰乃少師元翁老先生弟徵服翁之德義慨然以已業膏腴田二百畝並莊廿六年[illegible]一應農器俱全約百金餘操書致以獻願不價翁大悅忻然受之因而聞諸該司學道李批儒官之俸最薄捐金之義可風既有百[illegible]之儲足免貧生俯仰出入[illegible]該學酌量遂移檄本縣師生俱以[illegible]禮獎焉翁益為耕穫計標[illegible]戶以定所入之數既為貧生計分撥次以限所出之時謹收貯則幹

□灌以建學倉儲客喪則就學莊以修義塚廬經久則刊書冊以淵諸生不惟鄭之貧士有資雖宦遊家居沒亦有妥矣澤同溱水與流俱長千載而下沭惠德者猶可想見其慈祥也已噫嘻鄧翁其仁人已乎歲庚辰翁以釋褐去鄭士思之未嘗不爲之感泣焉歲壬午岐翁子田復益以百畝夫田益多則澤益廣貧生卹則士節培岐翁之德又將高並陘巔矣傳曰德流者思功崇者庸斯哲人之經也諸翁以之鄧翁旣去之五年是爲癸未歲代署鄭教事訓導蜀雅龍橋趙嵩暨寅丈西洛伊泉閻相咸慕翁高誼欲樹棠陰以風後人故登諸豐碑冀永其傳焉是爲記見石刻

高新鄭處置西邊事宜記

劉仲達 宣城人

隆慶庚午九月把漢那吉來降時宣大總督王崇古大同巡撫方逢時具揭元宰新鄭高公言俺答親孫把漢那吉率妻奴八人稱伊祖奪其新婦因抱憤來投且言易趙全事并述俺答愛其孫甚其妻愛之更甚俺答畏其妻詐那吉之來以俺答故其妻以柴木擊之曰郎中國要汝頭吾當與之吾只要吾孫也諸語新鄭復書謂那吉欵塞數百年所無與之則示弱損威挑松寨之事可鑒也若殺之則阻順樹敵石天爵之事可鑒也若明言易趙全等亦未可盖彼旣來附自當撫育之不然執還之而以易一二叛徒與外夷市非中國體只厚其服食使過所望又開誠以結其心其奶公旣能嗾那吉來則其人可用又刼俺答之孫來則必不敢歸以可用之人懐不敢歸之心

則吾可藉之以利而令其宿吾備虞德[illegible]與之[illegible]
使佐那吉爲中國屬以召號沙漠間如此則彼既樂用而那吉心安
俺答聞厚其孫亦必感我縱擁兵來索吾更藉以伸威市義豈不談
笑而懾服之兆黃台吉素恨俺答之愛少子始必歸咎繼必坐視俺
答遂可圖耳此子既受中國名號必與黃台吉兩不相下互相吞噬
中國益得豫修戰備若俺答必欲得孫勢必求降始令諜者旁諭以
縛歸趙全等彼必踴躍一舉數得此今日事宜之當然者也事聞詔
下議本兵郭乾少司馬谷中虛俱無成議新鄭力主之得旨依擬行
即遣鮑崇德備述朝廷不殺伊孫之仁而責伊台吉入犯之罪又諭
以執叛納欵伊孫可還之理俺答大喜從命遣使二人同崇德回報

督府奏聞得旨老酋具見恭順伊孫准遣還仍給賞賜若干其乞封
進貢一節着邊臣議妥來說當時俺答將趙全李自馨等八人擒送
入京而以那吉與老酋相持感泣復求封貢益切新鄭邀同官面審
六人皆俛首唯趙全李自馨有言全尤驍黠新鄭謂全曰我欲奏朝
廷寬汝死汝能報効否曰能全在彼用事多年曾替他攻城掠地使
他得志他亦常以衣食珍寶供我今因他孩子送我性命恨不得生
食其肉能相忘乎遂遣出當選曉事衛經歷八人使各守一囚仍隔
別不得相通日飲之酒而謂之曰高閣老要上本饒汝死令汝立功
汝須吐實獻謀因問虜所長者何所短者何所幸中國者何所畏中
國者何其將畧幾人是何姓名所領人馬若干某强某弱某與某同

心某與某有隙其所計較如何中國如何可以制伏以及居中用事
在外間諜纖悉動靜悉問之令各書一紙送闕至今封存爲獄成奏
上告廟受俘而磔諸市傳首九邊大小功臣陞賚有差但封貢之議
各有異詞新鄭恐日久或生不測令中書檢出成祖封忠順忠義等
王故事其閒纖悉皆備乃力排衆議得旨依行俺答封順義王又加
昆都力哈黃台吉官而貢市議尚紛紛老把都死其婦頗有異志總
督持書新鄭新鄭謂來諭四事可從而無議者一可從而有議者二
難從者一夫與之以印使其相傳寶重此可從而無議者也用廣鍋
不用潞鍋用以充賞而不用以開市庶有限制而彼不可多得鐵其
爲諸親乞賞亦宜議數一定不得再行添乞至於虜使之入聊慰俺

答之心實不可着若老把都之婦既有異心聽其颺去彼既不貢吾亦不市切不宜委曲遷就招致其來況諸酋順服一老婦何能為吾只加厚諸酋而於吉能之喪恩禮皆備彼必搖尾乞憐吾始數其罪而容之豈不便哉於是貢使入京議止而把都婦旋亦馴服矣時撫賞議未定黃酋又欲帶二婦人入居山後伊親屬夷處總督請策新鄭則以各酋既順黃乃孤雛耳便須厚賞遣還不必徇之可也大抵盈庭閧沸動輒以宋人講和為比非新鄭一力主持不諧也嗟乎宋人不得已而求和其機在虜今虜求貢納款其機在我直許之而已賞之而已何以語和哉又虜情十二端總督飛騎來議新鄭曰其中可從者有一難行有一還當審處蓋貢使入京端不可開此難行者

也撫賞窮夷宜稍從優厚但賞格未明彼初尚知恩久則執例需索不如議格為便此所當審處者也其餘則公議是已其所不可從者有一盖鍋釜彼所必用若如前議量與廣鍋此亦未為不可其餘則公議是已時套虜吉能亦欵塞乞封貢三邊總督戴才上其事新鄭叉貽之書曰貢市一節公意謂止行於宣大而不行於三邊僕則以三邊宣大似難同異宣大之市方開而三邊之搶如故豈無俺答之人稱吉能而搶於邊者乎亦豈無吉能之人稱俺答而市於宣大者乎願熟計之於是兵部議上得旨俞允而邊事恊一矣至是總督上疏叙內外文武有功官而以內閣為功首兵部覆稱內閣高拱竭忠體國功當特叙厚加陞廕上發閣擬票新鄭上疏力辭且條陳防邊

事宜凡千餘言奏上得旨如議嗣後邊事具寧貢市以時而中外得晏然矣是舉也非總督王崇古之鴻才赤膽孰能幹旋非元宰高拱之正直樸忠孰肯主持追憶始事時衆喙詾詾而新鄭公知有國不知有身知事機可惜不知利害可慮更賴先皇明聖乖鑒不疑歲可省百萬之帑金民可拯百萬之性命廟堂得策而國勢奠安豈非幸哉見鴻書　按此記甚長稍節之入志以備文襄故事其所未詳者仍當于鴻書及本集觀之也

代高少師張夫人昭雪抑枉疏　　范守己 洧川人

原任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今已故臣高拱妻誥封一品夫人臣張氏謹奏爲姦黨欺君計逐顧命大臣陰謀陷害致死含冤懇乞聖明洞鑒孤忠昭雪抑枉俯念微勞補賜贈謚䘏典

以謝皇仁以慰泉壤事臣夫拱由嘉靖二十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翰
林院編修奉世宗肅皇帝命充裕府講官侍先帝於潛邸後累陞侍
讀侍講學士太常寺卿吏禮二部侍郎掌詹事府事禮部尚書嘉靖
四十二年蒙世宗皇帝簡授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隆慶初加少
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尋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奉
勅知經筵事總裁世廟實錄會有疾乞告還鄉隆慶四年奉穆宗莊
皇帝聖旨行取到京以原官掌管吏部事尋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建
極殿大學士復授勳級柱國特進兼中極殿大學士隆慶六年五月
內先帝賓天臣夫以元輔親受顧命遺詔現存至六月初十日恭奉
皇上登極首陳五事仰裨新政欲以上副先帝之付託下杜姦邪之

蒙蔽不意故相張居正時與臣夫同在內閣忌臣夫耿直不能容人
之過又嫌臣夫位望壓伊不便行私遂與宦姦馮保交結成黨謀逐
臣夫是月十六日忽傳兩宮懿旨皇上聖旨着臣夫回籍閒住不許
停留臣夫聞命惶惑不敢辨明奔走還家閉門待罪至萬曆元年正
月內有男子王大臣妄入宮禁時被捉獲居正與保乘機欲害臣夫
遂令招攀臣夫家人與伊同謀遂擅遣錦衣官校前到新鄭捉拿家
人一名赴京拷訊幸賴皇上神明得不波及臣家而臣夫竟以憂懼
愁苦抱痾不起至萬曆六年七月初二日病故含冤九泉無由得申
奚氏係女流暗昧無識不知臣夫為時相所忌猶敘生前微勞具奏
乞恩不意居正謀換原本削去功次故為迂辭欲以激怒皇上加以

不測之禍又陽爲仰救以掩其迹幸賴陛下仁慈俯念舊臣准復原職賜祭五壇營塟銀若干兩臣夫九泉之下已仰戴皇上浩蕩之恩啣結無地矣氏復何言但念臣夫在日遭逢熙朝位登三事叨荷世廟簡抜之重先帝委任之專竭忠盡愼久而彌篤治劇剸繁濟險不避其精白之心堅貞之守可以質天地而盟鬼神乃爲姦黨所嫉斥逐陷害死而後已復暗換奏本削去微勞上以蒙蔽朝廷下以減損祭塟臣夫至今實不瞑目是以不避鈇鉞之誅哀鳴于君父之前謹述臣夫歷官勤勞之跡仰瀆宸聰惟陛下鑒察之嘉靖間臣夫侍先帝于裕邸時値邪說蠱惑世宗皇帝將有奪嫡之議臣夫日夜憂懼百計調護危而後安蒙先帝御筆褒奬有啟發宏多忠貞獻賢之語

隆慶間臣夫掌管吏部考察朝覲官員悉心采訪秉公黜陟斥罷貪汚保全善類一時仕路頓清至于霜降朝審重囚臣夫不徇法司開報悉取獄詞一一參詳開釋冤獄一百三十九名無辜小民咸得末減釋放一時稱平廣東猺獞韋銀豹倡亂蔓延日滋嶺表騷動臣夫揀拔督撫重臣授以方畧不旬月而剿平又建議添設州縣措置遺民一方阽危之地于是獲安貴州土官安國亨與族類仇殺抗我王師守土者倉皇無措臣夫遴擇撫臣授以成筭料敵遥中其機宜故勦遂致其投順使一鬨既揺之人心復就安輯東夷汪住等恃其強衆時侵遼東臣夫舉張學顏爲撫臣遵奉廟謨戮力致勝至斬夷酋二名夷衆五百餘級奪得夷馬六百餘匹夷甲二百餘副夷器無算

夷人大挫不敢復來者數年俺答久爲邊患誘我叛人趙全等分据
板升擾我疆圉破我州縣屢厪先帝宵旰之憂臣夫因伊孫把漢那
吉來歸力排羣議寵以官爵因而結好俺答令伊縛獻全等九人磔
于西市邊境獲寧又因俺答通貢求封獨主國是授以王爵至使桀
夷效順世爲外藩不敢復有異志此皆先帝神謨廣運皇靈震慴之
所致而臣夫乘時宣力亦効有微勞于其間往牒昭然著人耳目其
在先朝者蓋如此至于首受先帝顧命身處危疑恭奉皇上即位即
陳五事杜塞姦萌處心積慮無非忠君愛國之至念臣夫何負于朝
廷哉而張居正馮保內外締結陰肆姦險始而揑旨斥逐繼而誣陷
謀害必致死亡而後已又賄換奏本減其祭葬使憂國奉公之臣不

得蒙朝廷優卹之盛典此氏之所以日夜痛心不能已于哀鳴者也適者皇上大奮乾斷翦除兇邪居正父子俱已伏辜馮保黨類又皆斥逐凡被二人所誣害者俱蒙昭雪忠良顯遂邪正分明薄海內外莫不頌皇上之神明仰皇上之溥博矣獨臣夫九泉之下尚爾含冤是日月之明猶有所未遍雨露之恩猶有所未及也伏望勑下該部稽覈臣夫微勞與所以受枉之狀如果氏言不謬乞賜贈謚恩蔭並補給卹典以全朝廷優禮大臣之體以慰幽冥未及瞑目之魂臣不勝戰慄惶懼顒望之至見御龍子集

代高少師張夫人乞補卹典疏　　范守己

奏為懇乞聖明俯念舊臣微勞辨誣枉賜昭雪議補卹典以廣天恩

事臣夫高某由嘉靖二十年進士改庶吉士除受翰林院編修業世
宗肅皇帝簡充裕邸講官日侍先帝九年有餘勤勞備至歷陞侍讀
太常寺卿管國子監祭酒事吏禮二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
事府事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荷蒙世廟簡授文淵閣大學士分
閣辦事先帝御極累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太學士
奉勅知經筵事總裁世廟實錄會有疾請告准馳驛回籍調理隆慶
四年復蒙先帝聖諭起用以原官掌管吏部事尋加少師兼太子太
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復奉勅進階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
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掌管吏部如故隆慶六年閏二月內先帝不
豫召臣夫及原任大學士張居正同入乾清宮託以後事執手叮嚀

至于再三臣夫不勝感激至四月二十四日申時先帝大漸復召臣
夫及張居正等詣寢殿御榻前同受顧命至五月初十日臣夫恭奉
皇上登極是日陳緊切事宜仰裨新政內列五欵大畧皆欲皇上親
裁幾務親覽章奏票旨俱付閣臣奏疏不得留中以防中官壅蔽之
患為計至忠也乃馮保以為不便于己深恨臣夫及原任工科都給
事中程文等原任吏科都給事中雒遵等原任禮科都給事中陸樹
德等原任御史劉良弼等交章劾保數其無君恣肆之罪保又疑為
臣夫所使益恨臣夫而張居正素妬臣夫亦已欲共排擠謀奪其位
乃與保協謀造為譌言恐動內外遂搆中旨放逐臣夫臣夫彼時聞
命惶懼不遑他問歸家日久尚不知所以得罪之由久之乃聞其謀緣

保與居正誣臣夫有迎立外藩之志也夫臣夫親受先帝顧命感激圖報竭忠貞效之陛下旬日之間即奉陛下臨御大位不知迎立外藩之說果在何時乎縱使有之果何人聞知其謀可作證據何事可爲左驗乎天地鬼神昭臨有赫保與居正無故而誣人以族誅之罪則亦何所不至哉彼時幸賴皇上神明不加族誅臣夫亦且御恩私家雖知誣枉無由控訴咄咄含冤而已然保與居正之心猶且不已至萬歷元年三月內有姦細男子王大臣妄入宮禁保與居正復踵初謀唆使大臣攀陷臣夫搆去鴛帖遣錦衣衛官校前來臣家收縛家人高來等赴京鞫問臣夫聞之不勝駭愕驚怖成疾復賴皇上明察辯釋無辜不至族誅而臣夫則憂懼不已遂成痼疾馴至不起

矣此二人者表裏爲姦欺弄國威陰謀秘計逐害忠良死而後已此亦中外諸臣所共知也臣夫死時戒臣勿請䘏典恐惹禍端臣痛夫淪歿兼以老耄昏愚仍循舊例具本陳乞保與居正見之不悅內外阻撓復賴皇上明聖俯念微勞賜祭五壇給造墳銀二百五十兩臣家大小感激天恩莫知爲報臣夫亦以啣結地下矣復敢何言第念臣夫筮仕三十餘年一念忠赤夙夜不忘歷事三朝勤勞頗著其在世廟時侍先帝于裕邸朝夕進講啟沃功多是以先帝喜悅眷注日隆其在內閣矢謨陳慮竭盡心力時值邊圖多事南北用兵臣夫揀拔督臣指授方畧由是廣東貴州遼左陝西以次奏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我叛人款塞歸化邊境寧息遂至今日此固先帝神謨廣運之所致

臣夫運籌帷幄亦有微勞至于親受顧命不負付託恭奉皇上登極即陳保治之謨區區犬馬之力無所不盡也乃遭二姦構郤誣以不忠放逐陷害終蒙汚名而死臣夫九泉之下實不瞑目矣邇者皇上洞燭二人之姦屏斥削奪大彰國憲凡為二人所陷如劉臺傅應禎等莫不昭雪錄用天下之人無不鼓舞歌詠誦聖天子日月之明也獨臣夫之冤尚未昭雪是如天之仁猶有所遺而未遍此臣之所以不避鈇鉞哀鳴于君父之前也伏乞勅下該部再加體訪如果臣言不妄乞將臣夫心迹昭示中外應得卹典照例補賜庶忠直不至含冤九泉之下亦知啣恩恩效犬馬于再生矣臣激切哀鳴冒瀆天聽不勝戰競隕越之至見御龍子集

明大師高文襄公墓誌銘

郭正域 江夏人

嘉慶之際相臣身任天下之重行誼剛方事業光顯者無如新鄭高公而先後處兩才相之間先爲雲間後爲江陵雲間大旨善藏其用龍天下豪傑爲之羽翼故唯唯於履尾之時而揚揚於攀髯之際善因時耳彼方壘壘此則蹇蹇宜不合也江陵負豪傑之才其整齊操縱大畧用高公之學而甚於利居先彼方剸刃此猶坦腹蓋公之瀕死者屢矣志不盡舒才不盡酬悲夫公沒且二十四年而嗣子務觀乃得請易名之典上未忘公定功謚曰文襄謚法因事有功曰襄公功在社稷上心自簡在也既得請而務觀乃致乞志文公家之多憂多懼可念矣按狀公名拱字肅卿其先爲洪洞人六世祖曰成始徙新

鄭居焉成生二二生堯堯生旺旺生魁魁繕部郎中魁生尚賢光祿寺
少卿娶於沈舉六子伯兄提南京僉都御史仲兄擬金吾衛千戸弟
操次弟才俱卒都督府經歷次弟揀鳳陽府判公生而狀貌瓌奇苦
學問攻經義爲文不好瑣屑而沉雄開爽出人意表年十七魁於鄉
辛丑成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編修時分宜華亭各以秘計相傾公
無所見厚薄穆宗爲裕王出閤講學居外府公爲諫官反覆開導王
目屬而心儀之時人心洶洶王日懷叵測兩府雜居讒言肆出公周
旋邸中竭力盡心王深倚重之滿考陞侍讀戊午典順天試㝷陞侍
講學士在府凡九年陞太常寺卿管國子監祭酒事王賜金繒甚厚
哽咽不能别公雖去講幄府中事無大小必令中使往問一日思先

生甚親書懷賢二字遣中使賜至第亡何又書忠貞二字賜之又書啟發宏多四字賜之壬戌陞禮部左侍郎兼學士貢舉科場諸弊百五十年所不能正者革之殆盡中外肅然癸亥改吏部左侍郎兼學士掌詹事府事時少宰當推先生當往先生曰吏曹事不令兩侍郎知無以報主而徒以虛名鎮百寮無為也竟辭不就時論偉之乙丑主考會試所為程士式奇傑縱橫傳誦海內六月陞禮部尚書兼學士禮曹故自詞臣往不習吏事弊孔叢雜未可究詰公吏事精核每出一語奸吏股慄俗弊以清丙寅進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未幾召入直賜直房食用乘馬時分御膳畀之閣臣入直西苑自世皇中年始有事在直無事在閣世皇諭閣臣曰閣中政本可輪一人往

徐文貞竟不往曰不能離陛下也袁文榮亦不往曰不能離陛下也公正色問文貞曰公元老當直可矣不才與李郭兩公願日輪一人詣閣中習故事文貞怫然不樂會世皇不豫入直諸公各移具出公有老僕亦將爲歸計時江陵公尚爲學士以公事至語公曰君父病篤臣子移具可乎公愕然曰吾意乃如此竟不出而吏科都給事胡應嘉有所授旨遂以是劾公曰皇上違和正臣子籲天請代之時而拱乃歸計此何心也蓋以此激怒世皇爲傾公計會世皇疾革不省覽龍馭上賓華亭公於袖中出草詔欲以遺命盡反先政公謂語太峻與安陽公對案相向曰先英主四十五年所行非盡不善也上親子非他人也三十登庸非幼小也乃明於上前揚先帝之罪以示天

下如先帝何且醮事先帝幾欲止矣紫皇殿事誰爲之而皆爲先帝罪乎土木之事一丈一尺皆彼父子視方畧而盡爲先帝罪乎詭隨於生前而詆詈於身後吾不忍也相視淚下語稍聞外廷而忌者側目矣會上改元問閣臣於是四臣各擬二字上上竟號隆慶則公擬也人謂上意在公又議登極賞軍事公曰祖宗無此自正統元年始也先帝以親藩入繼時尚殷富遂倍之今第如正統事行則四百萬之中可省三百萬矣當事者竟如嘉靖事行而司農苦不支會有言大臣某者其人實有望不當擬去而首撰重遺言者意乃以擬請上裁公曰此端不可開先帝歷年多通達國體故請裁今上即位甫數日安得遍知羣下賢否而使上自裁上或難於裁有所旁寄天下事

去矣乃竟請上裁兩人嫌益開言者爭謂公擅矣而應嘉之事起應嘉故以危機中公會大計給事中鄭欽被黜應嘉上疏論救諸公以應嘉亂政黜爲民公以嫌故不敢出一語而外廷爭謂公去應嘉矣於是歐陽一敬輩論劾公不少休時上初政公亦初在政府無大異同而三月之間言者三十餘疏公亦力請去疏十二上故事拾遺不及閣臣而南給事岑用賓御史尹校遂以公拾遺公自念非請病無以謝人言遂力求去穆宗驚問左右曰高先生病耶左右對曰病甚穆宗猶弗忍良久得請賜馳驛遣行人護送又賜銀幣以歸既抵家猶有白金蟒衣之賜越一載上思公不置詔還內閣兼理吏部事先生至慨然以天下爲已任凡晨問閣事午視部事人謂公門無片楮

公曰是矣足哉大臣以體國爲忠以匡國事爲美區區小廉細節耳
寧足多哉往黜陟取辦倉卒不無疵繆先生集諸司官各授之策曰
吏部職在知人人不易知也幸諸公畢討之某也德德何如某也才
才何如書諸冊某也不德不德何如書諸冊某也所自見某也所自
聞某也得之何人書諸冊皆親識封記之月終以復於予愼之哉予
且以此見諸君賢盖每歲所得凡百八十餘冊以爲參驗以故賢否
不淆黜陟允當今天下多事朝野以兵務憂先生曰大司馬安危所
係至重也不得其人由儲之不預少司馬止一員此無事時耳猝然
有變求免假於他官或遇總督乏人未免移於他處假他官則非本
職不便行事移他處則補於東缺於西彼此候代動經歲時不得屢

任門庭誰稟請於兵部增侍郎二員一遇邊關即以一人往一有員缺即以一人往凡諸處險隘兵事緩急將領賢否士馬強弱皆以曉暢方略素定遇大司馬缺即以補之如此稱之用必不然也然兵乃專門之學儲養本兵大臣當自司屬始兵部司屬在軍旅而不擇其人泛然以用又往往遷為他官今宜特高其選而以有智謀才力者充之使其專官於此不復他遷如關隘兵備缺即以司屬往關隘撫臣缺即以兵備往關隘總督缺即以撫臣往而總督與在部侍郎時出時入以候尚書之缺如此而稱之用必不然也重鎮之臣又宜特示優厚使其功名常在人先他官不得與之論年月儻或不稱則律以法使其功名常在人後人且欣於進取懼於蹭蹬如是而猶不盡

力必不然也關臨總督之臣任事日久著有成績當令同署以休暇之休暇之後不妨再出使其精神不疲而智慧不竭以勤國事為濟必多得旨報可已又上疏曰方今險要用兵惟是延綏寧夏甘肅而南則閩廣是數處者一或有警有所處分祇隨奏報多不中竅請於是數處擇知兵事者一二人使為兵屬彼有身家之慮凡山川險易將領賢否奏報虛實功罪真偽可一問而得請以是為參伍之資得旨報可著為令甲已又上疏曰臣惟遠方有司有疆埸之責才者猶懼不堪即優禮而鼓舞之猶恐不振乃官其地者非雜流則遷謫待之既薄志意隳沮又何望於展布蓋徒以地苦其人而曾不顧人之苦其地也徒以遐方為遠而不知遠安然後邇安也擇年力精強才

氣超邁兼通武事者調用有能保惠困窮俾皆樂業者以三年為率比內地超等擢遷有能捍患禦敵者以軍功論不次擢用即由此為兵備為巡撫為總督無不可惟以智力不以資格功名之路既開則又有借口遠方以圖倖進者不可不為一定之說得旨報可時霜降讞獄故事府部皆在冢宰當執筆至定大司寇意公閣臣不屑往公曰上命我視吏部部事皆吾事也第須得情耳不至如往年間法司故牘唯唯耳於是秉燭視獄詞漏盡不休晝則集諸司議於朝房凡二十日往歲矜疑不越三四十人至是出寃獄一百三十有九人內王金輩六人謂以硝黃損先帝聖躬以子殺父律置極典先生驚曰豈有子為天子而殺父之讐五年尚然在錄者乎先帝臨御四十五

年享年六十以正終天下所共知今業以非命天下後世將謂之何
遂上疏明其說有旨皆釋之在大計時銓曹祇問藩臬爲黜陟公多
所叅伍或衆否獨留衆可獨黜其黜者必告以故無不懽服稱神明
謂前此未有也已又授策天下有司曰各地方有何賢才而隱淪有
何寃頑尚梗正有何利當興何所阻而弗興何害當革何所畏而弗
革皆得言之令封識以告天下事皆在目中矣時天下重制科輕科
貢曰天下制科處其三科貢處其七是崇其三而棄其七也乃疏請
惟賢是視不計科貢除吏時其善地多留而不除名曰養缺公曰民
方無主吾何以留爲秪留以供用且以供人之用耳吾無所用又不
供人用則何留焉於是命選司凡所有缺悉揭諸門外使衆見之故

事推陞時皆主事揭授郎中呈於冢宰公曰堂有侍郎司有員外議
上皆列名而事不與聞何居此不過欲行其私故秘密耳吾其改是
令吏抱牘至後堂二侍郎同所屬揭之即冢宰欲有上下不能也監
馬之官暨遠方府守人皆薄視之以故善政無聞請以賢者往不得
復有低昂積穀遇貧薄之區則何以取盈完糧當苦寒之地則何以
足數於是特寬其額而官不苦難教官暨驛遞閘壩等官本無民社
覓處以他省遠方使有官者不能赴而去官者不得歸乃請得選本
省人皆稱便至如開王親內轉之例覆一甲讀書之規正撫按舉劾
之差覈京官考滿之實分進士講律之會定王官陞授之條議有司
捕盜之格遂使朝無偏黨官無煩苛九州四海雷動風行矣廣東昔

稱樂土後爲盜區上官計無可施每以撫爲得策公請以殷正茂爲總督促其勦除勿致養寇而廣東郡邑多除制科寬其薦額勿拘成數遂使廣東造亂之邦樂業而向化矣先是貴州撫臣白土官安國亨叛逆當勦久而不克先生復政知國亨非叛而巡撫者輕聽讒而邀功也乃以少卿阮文中往受計行阮至貴得實如先生言然猶於浮議語多依違先生復之書曰遠近異類順逆殊途稍有釁隙當自處分不可過言於君父之前君父威在必俾一有叛逆便當撲滅可但已乎事非其眞過以言之則將何以處也安國亨安得其族自相讐殺何謂叛逆而撫臣以告國亨禍在不測且圖苟全有司不原其情激而成變即以爲叛逆之證可恨也國亨上疏乞哀叛逆者若是

耶有司仍以叛逆論之朝廷欲開釋而無由國亭欲投順而無路且智國亭讐也智在省則國亭疑畏日深是挑之使鬬而增吾多事也愚謂國亭有罪而不可輕言叛逆安智當有安置而不可省居時彼中號令未明國亭疑畏不肯出赴理聲言撫臣以勘誘我殺我乃擁兵自衛於是撫臣上疏請兵糧爲征勦計公曰嘻誤矣國亭不出者疑畏深也處以叛逆彼將叛逆自爲也彼遠人耳族滅何爲時在閣思之旋牀而走同官問曰公何環牀走公曰思貴州事耳從之則非計無從則失威今撫臣疏請征勦而國亭亦奏辯吾意兩行之而以一科臣往勘彼聞勘官且至以身旣在勘當不敢殺我我出聽理乃可以自明而治其本罪亂或可戢也胥曰善先生召職方郎中至授

意遂得請而以科臣賈三近往公復面授方畧乃國亨聞科臣且來果喜曰吾生矣吾豈叛逆者哉語達京師先是阮約以五事而國亨母子狐疑不出至是乃將犯人王寬吳愛阿弟葉獻出就理輸銀四萬一千有奇抵罪蓋科臣未至而事已定矣故黔國公沐朝弼既謝事請入南京赴埜雲南撫按奏曰沐昌祚政事清明以致歲豐朝弼逼走昌祚不知所往請將朝弼錮南京毋令回鎮兵部來問計公曰誤矣雲南守巡故以挫沐爲幸奚令又其故智耳領鎮之人衆所寓目而謂不知所往昌祚孺子耳安能感動天地朝弼安能爲惡如有罪朝廷以檻車逮之如之何其賺之令歸耳後數月昌祚奏至請還其父且言撫按所奏誣廷臣益信公神明有如撫按言則今何以處

穆皇久不出欽天監卜吉旦視朝鐘鼓嚴傳宣閣下急公疾趨而至則穆皇已立於墀矣執公手北行至乾清宮公不敢久穆皇顧曰遵我公承旨直至乾清宮上御榻坐手猶未釋也有旨召閣老夜宿乾清宮門外先生謂張公吾二人一去一留是示人輕重也吾其爲公奏得旨二閣臣皆在乾清宮門外薄暮又奏曰禁地非臣所宜宿願宿闕前陛下有召可頃刻而至上可以百官出十八日御體漸復公具疏請上懲忿寡慾覽奏甚喜越二日聖恙復劇先生流涕無已四月二十四日申刻宣內閣授顧命司禮監以二札一授皇太子一授拱盖遺詔也拱泣奏曰臣受陛下厚恩誓以死報不敢愛其死奏畢大哭兩宮亦大哭二內臣扶公長號以出至閣同列私問曰榻前之

奏公爾言死何也公曰今日之事有死而已潸然而罷翌日報司禮掌篆者而外庭有相約者矣神宗登極公上言五事一謂御門聽政玉音親答以見政令出自主上二謂題奏繁文難以遍閱自有節要請先籤出以便省覽三謂事必面奏乃得盡情四謂大小奏章俱發內閣看詳若或未經發擬徑自內批者容臣等執奏五謂官民章疏當行當止未有留中之理得旨報可而同事者遂以此用間翌日有旨逐先生乘騾車去道傍之人有流涕者矣先生歸而杜門謝客口不言時事未幾而有王大臣之獄柄人將借以陷公已差五校往新鄭有所逮廷鞫之日白日晝暝乃大臣瞪目仰面備極拷掠竟不知所謂高公次日殺王大臣而先生獲免不敢復見一人矣公素好讀書

作問辯錄十卷春秋正旨一卷本語六卷兵畧四卷綸扉外藁四卷掌銓題稿三十四卷南宮奏牘四卷政府書答四卷綸扉集一卷程士集四卷外制集二卷直解十卷獻忱集四卷萬歷六年卒於家賜祭葬又二十餘年値建儲大典嗣子務觀具疏上有旨高拱擔當封貢功不可泯贈太師謚文襄廕一子尚寶司司丞三十年不白之寃至今雪矣公生於正德七年壬申卒於萬歷六年戊寅凡得年六十七受室中牟張氏累封一品夫人無出側室曹氏薛氏曹氏生三女長許都御史孟君淮子兆梅次許廣平知府郭中子坍並未有行嫣三女適兵部侍郎曹金次子治和薛生一子早夭嗣子即務觀尚寶司司丞娶端氏邑人端式女繼娶張氏中牟張文化女諸子務實武

英殿中書務滋務勤務儉俱廩生務本務忠務正務若俱庠生觀有九子枉則益則謙則遠則明俱庠生則久則超則上俱幼銘曰

可立惟公可權惟公立則執中亦莫與同權則難明亦莫與容寧惟莫容亦莫與明雖莫與明亦莫與京我則平平人則濛濛如虎如龍社稷之功如沸如羹人各有心保我黎民奠我疆埸以志功宗以志公耋見黃離草

高文襄公集序

馬之駿新野人

皇明至世宗入纂復爲天地一大闔闢當其時人主神聖材臣蠭起三事九德之彥所培養以貽諸社稷子孫者不可殫指而隆萬間所稱最名相二曰高新鄭公文襄張江陵公文忠兩公鍾異姿膺殊寵

履鼎貴之位監震世之勳皆大畧相埒第不幸而以相傾之材處相
軋之勢以故祖文襄則絀文忠祖文忠則絀文襄然有識者恒致嘆
兩賢之戹何渠不換柄鑿而塡筦之要皆豪傑之致也予過新鄭閭
長老談文襄瑣屑事甚詳及卒業公全集則慨然如見其人公所長
在邊畧諸書然疆埸之事未可易易言也嘗按世宗季年宣大幽薊
中敵無虛月塞上暴骨如莽撫戎議起廷論沸羹不啻會昌之議澤
潞景德之議澶淵而公慷慨擔荷亦實不下李寇今試睹公所約疆
吏八事至今三歲一舉視以殿最文武四十餘年偃烽卧桴邊民安
堵如內地者伊誰之力也夫劉稹一乳臭兒兩河諸鎭挾以脅世傳
非痛創則畿外皆異域矣於其時不得不戳契丹舉國犯順幸蜀幸

金陵之策方欲謀動六飛非黃盖渡河狡敵寧遽奪氣于時不得不以戰爲守以守爲和而公之當國時閫臣方畏法而習爲欺戍卒苦乘障而耗于伍一旦解辮內附列于屬國于時不得不以和爲守以守寓戰至於處叛逆處安氏綸扉幕府之懸絕呼吸關通而以竿尺代樽俎靡不纚纚鑿鑿中情實妙權衡恐又非李寇之所敢望也顧白敏中之于文饒丁謂之于平仲皆居平所卵翼師友者不反噬而操戈公之去國亦復類之然而朱崖雷州奄忽旅櫬公歸老河洛猶幸得高朗令終未幾而天子追思公勛晉上卿錫上諡所以慰之九京者差備以覩見夢令狐英爽可畏轄車過嶺揷竹拙勞者所得於身後者爲孰多乎今公集具在也代述之言莊而裁敷奏之言剴而

蓋侍經策士之言雜而正宏肆而淵博以至表詞致語咸高華詳贍有翰門之士所不敢望者斐斐乎可謂備文武之質者矣說者微以昔人公則爲不然矣穆皇之端拱以天下寄者也而公之靖共以天下任者也乘銓端揆皆非常之原功名以之成恩怨以之生矣第公直以行其才故見爲失人而他由以行其技故公且幾失身且前公者妬于收釁而後公者工于用毀公之幸不幸又何如也今天下思經制任事之用方殷殷推公而邊事尤靡潰不可支故予每讀公邊略諸書反復不能已也公集行世必且有謂予知言者矣見妙遠堂集

新鄭儒學創置祭器書籍碑記　　徐鉞 訓導

新鄭學宮須備書籍祭器殘缺漫滅者久之諸祠署幾不能庇其材

每使者行學吏四馳括書比至參差麗雜踴躇而不敢進者秋用事爵或不至而以酒撲奠他可知已歲丁酉滇中景明楊老先生領鄉書來署邑庠至是捧檄覩篆嶋工庀材繕修無虛日學宫煥然改觀焉製祭器二百餘事俎豆而瓷者二百爵而錫者二十有八會楊先生上春官明年成進士去得吾誠宇闕老先生來政焉先生才而誠英敏而有爲其於學宫尤所重始置書櫃購書貯其中曰五經曰四書曰性理曰通鑑曰綱目統計六十五册爲套者十緗帙善本玉色瑩潔青衿士若獲拱璧云既而續補俎豆二百燭架三十錯鑊爲鉅爐二十先師殿補設其四三在啟聖祠又益以鉦瓶二間時物也而廡十六文昌祠一僉齋祠一名宦鄉賢或設二或設三焉蓋特創也所

修建爲戟門爲儒學門進而左右小門者二中修甬道又進而環堂爲官署者三署各數屋共若干楹門宇庭落稱之道修者取支具至是盡撤而更新焉其諸營度如公座公案地堂板卯桌凳左右二長凳等不可枚舉功咸就緒矣司訓廬江徐進諸生而謂之曰而先生所修建創置善乎曰善矣哉既備乎曰備矣哉可永傳乎曰美哉煜煒乎室新而完器良而固書斐而彩殆不朽之業已曰若是則可謂實心實政者邇時長人者其賢者無論已其攝者或竟歲或匝兩三月而主者至付之耳視其官郵舍也而暇於學乎先生不以一印爲藉資且不以其攝故而引嫌獨用一罷傲之鄭不數月而縣大治波及於學而學又大治據所興建規模即自爲家計弗啻也豈與處恢之

士緣飾體貌籩簾其職而粉塗其業者等哉先生蓋眞儒亦全才也胸次洞達如天空日麗無纖塵微埃臨事英斷果毅期副其大公至正之心而止他弗計也此時彦中所稀覯者備所謂中流砥柱非耶諸當道咸耳先生名薦剡當交章上且時方多故需材不啻饑渴先生當入拜大僚典樞衡弼亮之業直與古名流並傳匪直儒林循吏兩傳之已祇恐先生旦暮奉徵書去去而後誰知先生加惠吾學者其功博且久耶乃謀永其績於石石成而記於學者止其若先生德澤之在鄭人則溱洧長而陘隗永也觀風者其採諸輿人之頌見刻石

改建新鄭縣社稷壇碑記

郭正位　教諭

此社稷壇同州馬公之所建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祀者五土五之

主稷者五穀之神也緯書云土地不可盡敬故封土爲社穀衆不可
徧及故立神以報功天子爲天下立大社諸侯爲境內立民社今之
郡縣即古諸侯之祀也九州之民居其土食其利各隨所宜報祭之
惟有功德者配焉禮所謂共工之子勾龍厲山之子柱此以功食者
也湯遷柱而升棄棄之功德厚也歷代以來雖帝王之祀有升有降
山川之號有因有除獨社稷之典較如晝一莫之敢二壇而不屋以
受天澤時日用戊以茂萬彙北向以受成物瘞主以主任納石主準
之二五剡上象生方下象地豐土表樹尊而識之以教民敬此與歲
祀同豐耗國祚共久長天時同休咎顧不重歟故立君則曰奉社稷
守國則曰守社稷鄭之有社稷自祝融來世居溱洧其典等之黃帝

風后其神並于隗陘崆峒每見肆祀時中無壇宇外無墻垣編葦夾薄以寧明神席地野合以布牲體祀事方成鼓吹之聲未息而其地遂成廣莫之鄉矣且編葦之費有司屬令于里胥里胥取償于傭保傭保徧索於市廛此不知其何備歲而再舉民不勝其勞矧曰奉社稷夫旱乾水溢神不効靈則用變置人且有責於社稷享祀不忒式禮莫愆神乃錫之福此其責將安歸乎所以連年災眚旱魃頻陵社稷不得獨任其咎也古人菲衣惡食寧致孝鬼神者其意爲何自馬公入鄭百廢俱舉人人改觀管庫之士一無所費民隸之產一無所需因勢于土因材于地不日而社稷之靈妥安焉較之舊制加跬步而南以親陽襄尺以示新負城抱野後出睥睨以就實溱與洧瀏瀏湞湞

其有文倚右乎子產之祠子產則鄭之慈母也昔日崩榛之植楹虛之野今且為禮樂神明之地矣步甬縈紆繹乎其婁賁也埋堀鉦衙儀乎其武嫵也步搶左俶縱乎其連延也劉烹燔瘁凜乎其夙戒也偏臚鑑雕輸乎其如在也祇延宴娭錫羡受祉砰乎其休嘉也靈辰受事昒斯成禮秩乎其容與也外垣墻地牟麥黍稌幪幪乎其衍芃也下車以來風雨時明昭受畦車滿平康錫羣黎孳育謳歌滿野此為社稷之祉乎我公之賜乎來何莫也公以名臣世冑借冠百里在廣宗時畏壘之民社而稷之久矣賴神之貺來茲小腆之國資灃我友民奠麗我黎庶振業者不貧復籍者不去邀靈於社稷者實多今登青衿之館橫經之席且淩淩乎其有文章微獨社稷[illegible]孔子曰

古之平水土播五百穀者衆矣惟勾龍食於社而棄爲之稷歷代無敢易者明不可與等也今公德入民心澤入民髓庚桑子所謂俎豆於賢人之間者將無窮也請因父老之命聞志所聞不辜之德則何足以宣揚之見不刻

陰符經元解序

李日華嘉興人

陰符經應以褚河南細楷本爲定以永徽年奉勅寫一百二十本爲無差誤也達冠子李筌云得之嵩山虎口巖乃魏真君二年七月七日上清道士寇謙之所藏之石室素絹書朱漆軸以絳繒封之後筌撰注援驪山老姥火生於木禍發必剋之解以爲神商古今知筌僞作按筌自製太白陰經語俱淺陋以唐人僞古書當代未必肯行

安能遽動人主其語古與斷乎黃帝書也余見世人解者率未能窺其蘊蓄歷丙辰丁巳間抱病齋居以道笈娛目頗於參同悟真有測得處反覩是經段段印入自覺灑然其無滯也亟欲箋釋一本又以懶廢今不敢繁稱多詞依白紫清注道德經例僅於要處一提挈之令覽者深思而融釋焉名之元解以余既稍有窺於元理而後就解也見六研齋筆記

明漸鄭令忠烈劉公傳

劉同升 吉水人

公諱孔暉字黙菴廬陵幢橋人其祖遊楚之邵陽因家焉公爲人神清有異標負偉人志與人交和平然每聞忠孝事則慨慕不已年十三爲督學使董元宰先生所知十九歲補餼廩天啓辛酉舉于鄉出

李公匡山門繆公西溪器之公至性孝友父體羸不離醫藥公手製以進凡四十年每病衣不解帶其事母彭氏如赤子之依于懷也幼與兄課家塾課已竟伏几而泣師問其故曰兄課未竟也壬戌兄養痾于山館公與同起居凡三逾月兄疾不起公痛絕破涕以慰母閉戸哀痛人不忍聞撫孤姪極慈母病晝夜侍臥側母歿哀毀骨立廬居三年甲戌下第父年七十矣僉門食不逮過華亭謁董宗伯陳徵君徵文以佐稱觴丁丑乙榜爲機部楊公所賞公過予邸舍自嘆數奇予爲公扼腕以親老授龍陽諭著述不倦勵操如孝廉時修學宮建講堂儲士之秀者課之貧者衣食之中丞盧公侍御林公交薦己卯應聘滇南拔十八人左進士廷臯龔庶常鼎彝皆知名士庚辰下第

明年擢知新鄭縣時中州爲賊蹂躪令皆解綬去公慨然叱馭曰國家養士數百年恩禮深厚何至緩急不可恃若此平日虛談節義急則委城以去安用此鬚眉者爲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吾志決矣歸而辭父父曰子勉之無以吾爲念報效朝廷是所望也是歲九月至邑謁子產祠歎息久之有尚友之意焉歲旱氣癘民僅孑遺公爲撫循力舉興利諸大事民皆德之曰公乃今日之召父也新四城門備火器設團練倡義勇拮据艱苦未幾土寇李際遇攻圍者再公率練總趙抃等擒斬王二毛等渠魁二十三人獲驢馬無數中丞巡方咸歎公應變之才冬十二月闖賊率輕騎數百逼城索印公率衆禦之次日復益數千騎遶城呼降公大聲罵賊至午益兵萬餘以雲梯登城

公廵南城爲賊所傷墮城且死百姓力救乃甦時賊亦去公謂賊且
復至勢不可支誓一死以守封疆遣家僕歸告殉難於父及子應祁
壬午春正月賊果大至公諭鄭士民曰此吾致命之日也我死葬我
子產廟側毋返旅櫬又草遺書報父曰人誰不死今男得死所矣父
老不得盡孝之子得盡忠之子亦可快然于心也援絶城陷巷戰不
克十四日被執至朱仙鎮公屹然不動賊欲屈之公大叱曰我朝廷
命官爲汝逆賊屈膝耶大罵不絶縛印肘後賊索印不與先折其一
臂遂遇害年五十一學者稱爲高霞先生門人龍陽貢生楊芳義俠
鍾寬家僕劉登劉廷劉儀楊時從公赴難楚撫何公沅撫李公觀察
郭公允六學之請先建專祠以俟豫中題請褒公殉城之忠云見舊志